

劇 幕 四
著 霖 昌 徐



雲 風 那 支 密

四幕劇

寒風集

一九二九年十月
上海神州書局

徐昌霖 著

新藝出版社印行

本劇專供閱讀之用，作者保留本劇轉致，演出，翻譯，廣播，攝製電影及其他一切著作權益。不論職業的業餘的個人或團體，如欲取得上列任何權益者，須事先徵得作者本人（通信處重慶民生路二三〇號附二號）或其代理人之同意，否則按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三條辦理。

其演出權益按照劇作者聯誼會所訂劇作上演稅暫行辦法辦理之。

本劇作者各地代理人通信處如下：

重慶：保節院街七二號特七號李畏先生

成都：五世同堂街華西晚報社陳白塵先生或支機石街五五號李幼椿先生

西安：陝西省銀行何濬先生

昆明：大鵬劇社辛漢文先生

貴陽：教育廳劉君鐸先生

本劇作者委託

沈鈞儒
沙千里

兩先生爲法律顧問 本著作 如引起任何有關法律情事

請逕向重慶林森路一七二號平正律師事務所辦理。

本劇作者其他著作：

重慶屋簷下（六幕悲喜劇）

說文社出版

鏡散喜劇（三幕喜劇）

商務印書館

青年豹 R C（長篇小說）

建國書店

紅燒清燉集（短篇選集）

聯益出版社

烽火梵音（四幕劇）

華中公司

榮譽軍人（獨幕劇）

新年公司



283934

本劇故事，概係採自中美聯軍克復密芝那史實，劇中人物及穿插皆係作者杜撰，特此聲明。

中國遠征軍能做一切人所不能做的事，
吃人所不能吃的苦。

——史迪威——

人物表

- 王醫長——一位正直的中年軍人。三十多歲。
- 曾帆——一位青年譯員，二十來歲。在學校裏唸的是外交系。
- 黃參謀——一位智勇雙全的戰略家，四十多歲。
- Colonel Scott——美國運輸官，四十多歲。
- 牛全德——先是排長，後來升連長。滿口山東話，打仗出身，性情豪爽，但頭腦極固執，平身最瞧不起唸書的。三十五六歲。
- 諸葛英——湖南籍士兵。
- 金得標——班長，川籍出征軍人。
- 陳進生——青年譯員，在校時攻植物學。
- 朱俊泉——小勤務兵，十三四歲。
- 海倫——看護長，一位英國女醫師，四十左右。
- 洛根——美籍女看護。
- 瑪麗——女看護，中美混血。
- 巴麻——緬甸籍女看護，美國兵因弄不清她的緬文名字，都叫她“Miss Burma”，於是中國弟兄也都跟着叫她巴麻小姐。
- 頂黑——一個印度看護，美國兵都叫他「頂黑」。
- 楊振聲——河南籍的中國士兵。
- 郭航明——中國士兵。
- 趙殿開——新武器教官，在學校時讀的是化學系。
- 何道儀——機械化教官，在學校時讀的是機械。
- Fatters'n——美陸空連絡員，一個胆大勇敢的美國人，十九歲。
- William——美兵
- Charles——美兵
- John——美兵
- Games——美兵
- Howard——美兵
- Fisher——美兵
- 孟抗——緬甸兵

本書後附「勘誤表」一則，敬請讀者注意！

新德出版社啓

第一幕

時：1944.4。

地：緬北胡康河谷戰區

景：這是一個碩大無比的掩體，前幾天還是日軍的，可是現在已經屬於國軍。事情是這樣的：日軍在1943年佔領緬北以後，化了兩年的功夫來建造許多像這樣的地下堡壘，爲了這些堡壘，日軍化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你看，這堡壘的上部是用三十公分粗的巨木，四寸厚的鋼板以及五六尺厚的土構成的，內部也都用水泥築牆，不經心一看宛若一座石屋。這堡壘有三分之二在地下，祇有三分之一露在地面上，因之它的窗（眼界）和地面成一條平行線，左右都有石階通出地面。自這堡壘被攻克作爲國軍的臨時掩體後，它的風貌稍有改動，除日軍軍用品全部換上了國軍軍用品外，最顯著的是原來

密芝那風雲

五

這堡壘有一個眼界開向西北的，現在國軍又在東南方新闢了一個眼界。眼界外邊可看到坡頭墨壘，大樹根子，雜草和亂石。室的中央放着一張破方桌，上面放着通訊器材和地圖書簿等等。其他，在一個牆腳邊還放着兩個漆着紅十字的醫藥箱。地上堆着很多砲彈空壳。

啓幕時：近處的迫擊砲聲夾着遠遠的三、五間射機槍聲像大雨點夾着小雨點似地密佈在整個戰區上。一個士兵在眼界外放哨，不過觀衆祇能看見一雙腳。政工員曾帆正在將地上許多空砲彈筒一個個地排在牆腳邊，然後用一頂降下傘舖在那許多排平了的砲筒上。

王營長正在眼界前張望，並不時傾聽着砲火聲。

王 曾指導員！

曾 聽着什麼事？

王 你聽得出這是什麼砲的聲音？

曾 我們的追擊炮。

王 對。想不到你剛來前線不到兩個星期，就把前線差不多都摸清楚了，倒底你們喝墨水
的比咱們要靈得兒的腦子裏要多幾個摺。

曾 我相信我們的追擊炮是在吊敵人的山炮的膀子。

王 你怎麼知道？

曾 我剛從炮兵陣地上回來。

（附近忽然落一巨響）

王 好，吊膀算是吊上了！

曾 （看錶）不出兩分鐘，你聽好了。

（曾說完又去把降下傘弄平）

王 你在幹什麼呀？

曾 我在發期一張安眠思。

密芝那風雲

王 安眠思？

曾 你看，我把這些敵人留給我們的空炮筒讓他們這麼排起隊來，再用這頂降下傘一舖，半墊半蓋，不成了一張極好的安眠思了嗎？不但可以廢物利用，而且可以避免濕氣。

王 （跑到安眠思上坐了一坐）很不錯，虧你想得出。

曾 在緬北作戰的弟兄實在太苦了，除了日本鬼子之外還有三個敵人：蚊子，螞蝗和濕氣。蚊子現在每個弟兄發了防蚊油，螞蝗可以看得見，同時最近發明了腿上打兩層綁腿的辦法。獨有濕氣這個看不見的敵人最難對付。

（一陣洪大無比的炮聲有系統地從陣地上滾響起來）

王 這叫禮尚往來，有去有還。

曾 我敢擔保剛才被我們吊上勝子的那幾尊日本炮從此不會再向我們唱情歌了。

王 （不勝感慨）說起來也真快，曾指導員，你不知道，當兩年前咱們國軍在這一帶奉命掩護英國軍隊退却，那時候約情形恰恰與今天相反，那時候我們向敵人開一炮，他們

就還我們四十億。我們誰能也管敵人今天似地整天像烏龜一樣躲在壕溝裏。

曾 兩年來整個世界的潮流都變了，以前是敵機多少架炸珍珠港，今天是美機多少架炸東京，以前報上總載離莫斯科多少公里，現在改爲離柏林多少公里了，以前說離雲南邊境昆明多少里，現在我們在計算離密芝那多少里。

王 曾指導員，你不知道當年咱們就在這一帶被迫撤退情形之慘，多少同志無犧牲在這異國的沙場上，你來看，（把曾引到眼界處往外望）從這兒望出去，你看有多少大大小小的墳堆，這些新砌的當然是日本鬼子的屍體，可是你看，那些上面長了青草的老墳，埋的都是我們兩年前英勇犧牲的同志……。

曾 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

王 所以用不着向弟兄們吩咐，祇要聽說反攻，替已死的同志報仇，弟兄們沒有那個不是一個抵十個的。

曾 真的，在這兒每個人心頭上都充滿了一種「待重頭收拾舊山河」的氣魄和願望。

密芝那風雲

九

王 聽說你在後方學堂裏的時候唸的是文科？

曾 噫。跟我一同來的陳進生他學的是理科。

王 你學文科的應該把我們這兒的情形多多描寫描寫讓後方的同儕知道知道呀！

曾 昨天晚上我已經寫了一點了，除了報告將士們如何蹈着敵人的頭纒英勇反攻外，我還希望後方空或□蹈着先烈的血蹟前進□的青年們都到前線夾看一看，看一看什麼叫戰爭，看一看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戰爭！

王 對！

王 (眼界外的士兵喊了聲立正)

(黃參謀借美連絡官Colonel Scott從頭出口進來)。

參 請稍息！(對連絡官)這個堡壘是前四天才克服的。

C Very Good.

參 原先這堡壘的槍眼是朝那一邊的，現在我們已經把它改朝這一邊。You see—

○ (看看兩邊的槍眼，望着參謀，不甚解)

會 (代爲翻譯) Formerly, the guns of this Pillbox point to that direction.

Now we have turned the guns to this direction.

○ Oh yes, very good.

參 (介紹) 這是我們的美軍連絡官Colonel Scott, 這是政工指導員會帆, 這是王營長。

○ Very good. (對黃參謀) 密司脫會Speaks very good English.

參 他剛從學校出來。

○ Very good. (過去與會握過手, 又和王營長握手)

王 (想了很久才想出這麼一句話) Please sit down.

○ 謝謝! (奇怪) 哦, 王營長也會說英文?

王 我說得頂不好。

○ 不, 頂好! 比我的中文說得好得多。

王 不要客氣。

C 真的，一般說來中國兵的英文程度要比我們美國兵的中文程度好得多了。

參 (問王) 今天前線的戰況怎麼樣？

王 敵我還是相持在一〇五高地。

參 沒有進展嗎？

王 沒有。

參 一〇五高地已經進攻了五天了，爲什麼一點進展也沒有。

王 第一，因爲這一帶都是森林，敵人的狙擊兵常常綁在樹上向我們放冷槍，而且很不容易發現；第二，一〇五高地敵人在這個地方（指地圖）有堅強的堡壘，所以一時……

參 好，我知道了。（對美連絡官）Colonel，我們的第一線就在這兒。

C (看地圖) Oh, yes, 我到最前線去看看。

參 好，我叫密司脫會陪你一同去，那邊的情形密司脫會可以翻譯給你聽。

C Thank you.

會 Now, let us go rightaway

（美連絡官與會帳下，出堡壘的時候外邊衛兵喊立正）

參（在室內踱了幾步，頗爲焦慮地）要是前線戰爭老是照目前這樣狀况延長下去，前途是不堪設想的。

王 黃參謀的意思是……。

參 目前，很明顯的，敵人的計劃是想在緬北和我們死拖，現在已經是四月中旬，拖到五月份，雨季一開始，那我們克復密芝那打通中印公路這一個宏大的計劃就無法實現。這樣不但緬北的軍事行動受到牽制，同時全國各戰場都會受到極大的影響，因爲中印公路將來等于中國的輸血管，中印公路對於中國的重要就像蘇彝士運河對英國巴拿馬運河對於美國的重要一樣。

王 不過這一兩個月來我們不能算打得不好，我們已經進展了將近六十英里。

密芝那風雲

一三

參 這樣的進展在目前時間急迫的要求下還是顯得不夠的。

王 不過敵人實在也太頑強了，這幾個月經驗告訴我們說「不把敵人打死，敵人決不會讓出半寸土地來的」。

參 好，這個問題我回去跟軍長他們商量一下，聽說史迪威將軍最近馬上要到前線來，總之最近我們一定要打幾個大勝仗。

（掉上電話響）

王 （接電話）喂，第三排嗎……牛排長是不是？聽不見呀，電話裏竟是槍聲呀……有什麼事你自己來這兒報告吧……好，（放下電話）

參 （在王接電話時注意掉上的書籍）咦？誰在讀緬甸文跟印度文？

王 曾指導員。

參 這孩子真用功，在前線還丟不了書本。

王 他說一定要在最短時期內把緬甸文和印度文都弄會。

參 像會指導員這樣的青年學生在部隊裏很有點用處，除了做對士兵們的政治教育工作外，還可以兼當譯員。

（這時陣地上的大炮又吼起來）

參 （微笑）聽，我們又在向敵人送禮了。

王 這些美國供給的大砲真威風，你聽，前兩年老追在我們屁股後頭打的日本砲此刻連屁都不敢放一個。

參 （幽默）這就是日本人自己所謂的『無聲的凱旋』，不過使他們永遠無聲凱旋的其實並不是美國砲，而是德國砲。

王 是德國砲？

參 你還不知道，此刻我們用的這些重砲並不是美國運來的，而是以前我們向德國買的。

王 那麼砲彈呢？

參 你聽我說，以前美國爲了把大炮和砲彈運過太平洋運到中國來的運輸問題很傷過一陣

腦筋，後來非洲克復了，德國人退出非洲的時候倉促得很，留了幾十萬發炮彈給盟軍，盟軍得了那些炮彈因爲口徑不對，簡直拿它們毫無辦法，後來在中歐發現了許多沒有用過的德國炮，正因爲沒有炮彈亦不能派用處，於是……。

主 哦！我知道了，正好，正好！這太妙了！

（牛排長上）

牛 報告！

王 你剛才打電話什麼事？

牛 俺們又要開始街鋒攻敵人的堡壘了，弟兄們請炮兵稍爲息口氣兒。

王 好，我立刻通知炮兵，（搖電話）喂，炮兵陣地嗎？我第二營呀！……請暫時停止射擊，我們又要衝鋒了；……大概過這麼半小時再通知你再延伸距離繼續發炮。（放下電話）（對牛排長）好，○了！

牛 讓俺通知弟兄們……（拿起電話）喂……金班長嗎？已經○了！……儘管放心往上衝好

了……這次一定要在半小時之內奪下二〇五高地……什麼？敵人的堡壘有點麻煩？……

放你媽的屁！這次再攻不下來提了自己的腦袋來見我好了！（說完氣忿地將話筒放下）

參（對牛）此刻前線的給養夠嗎？

牛夠！有得吃有得用，殺鬼子有餘了。不過有一樁，弟兄們就缺一樣……。

參什麼？

牛水！弟兄們在火線上都一個個渴得要死。

參水一定要叫弟兄們省着用。因為靠吉浦車和飛機載水是辦不到的，而且現在雨季還沒

有到，可能這個月沒有雨。所以一定要節省。

牛知道。可是……

參而且一定不要讓弟兄們喝森林裏的泉水，咱們現在就在以前諸葛英哲蠻夷的區域，這

一帶的泉水大都有毒，吃了說不定會七孔流血的。

牛是。

王 還有森林裏的毒蛇爬蟲特別多，樹上的任何果子也都不能吃。

牛 是。俺牛全德熱肚皮磨冷槍子兒磨了十幾年了，走南闖北那一省沒到過？可從來沒有見這樣稀奇古怪的地方。

王 牛排長！

牛 有！

王 這次到外國打仗你一定要特別賣力。

牛 是。那還用說，也露一鼻子給洋人瞧瞧俺大中華民國軍人有種沒種。

王 好。還有別的要報告沒有？

牛 沒有了。

王 沒有了就回陣地去吧！

牛 是。（走到門口又回來）喔，報告營長，剛才提起樹林子，我倒想起來了。是一樁事我要請問營長。

王 還有什麼事？

牛 那位跟會指導員一同來的陳指導員到底是幹啥的？

王 怎麼？

牛 一天到晚拿塊放大鏡往樹林子裏穿，不是這兒摘朵花便是那兒採片葉子，俺不知道他
要幹嗎？

參 哦，陳指導員在學校裏是唸生物的，大概是採集標本吧！

牛 俺看他上前線不是來打仗的，是來逛後花園來的。黃參謀，不是俺多嘴，這些學生要
他們來前線幹啥？學生頂個屁用，聽見炮聲還不是兩腿彈棉花，祇會壞事兒。

王 牛排長，少說幾句，下去吧！

牛 是。（囁咕）哼，什麼毛梳青杏野谷子都跑到前線來啦。

（牛排長下）

參 這位排長的脾氣太壞。

密芝那風雲

王 行伍出身，人很爽直，打仗也頂恬恬，就是動作粗魯知識差一點兒。

參 爲什麼每次報告戰況都看見牛排長來，爲什麼錢連長自己不來？

王 錢連長最近幾天害病請假。

參 錢連長人呢？

王 搭車到城裏買藥去了。

參 那麼連附呢？

王 陪錢連長一同去了。

參 要藥可以打報告上來向美國軍醫署要，爲什麼要離開火線到城裏去買？以後不准有這種情形，否則你要受處分。

王 是。

參 （忽然注視室內的桌子）這桌子是那兒弄來的？

王 不知道。

參王 怎麼會不知道！

王 曾是以前就在這兒的。

參 我看一定是老百姓家裏搬來的，這種作風要不得，怎麼可以隨便搬老百姓的東西。

王 同黃參謀的話，那是日本人幹的，不是我們幹的。我們一克復這座堡壘這張桌子便早在這兒了。

參 喔，不過就是日本人幹的，我們也應該替老百姓送回去。這件事現在馬上派個士兵辦一辦，要快！

王 可是現在這兒正在火線上，連一個老百姓的影子也找不到，馬上怎麼送回去？

參 （謙和地認險）對，這次你有理由。（看錶）快十一點了，我得回師部去了。

王 叫衛兵送一送你。

參 用不着。

（黃參謀下）

密芝那風雲

王（獨自微笑）黃參謀這個人真有趣。

（曾匆匆回來，拍拍身上的灰）

曾 好像伙，敵人的狙擊手真兇，我剛下交通壕，對方就飛來一槍，你看，水壺打穿了一個洞。

王 你還沒有學會利用地形地貌掩蔽自己的身體的本領。

曾 旁的沒有什麼，可惜我水壺裏留的那半罐水了。此地的水真是比金子還寶貴。

王 你剛來的時候不是跟我吹牛，說什麼在前線你們學過幾何學的總要比沒有學過幾何學的士兵強，現在還敢吹牛嗎？

曾 那是希臘的一位名將說的話。等我理論能配合實踐的時候再看吧！

王 你陪去的那位高鼻子呢？

曾 到第一線碰到了救護隊，他就在那兒跟那些外國小姐聊上了。

王 救護隊那五位外國娘兒們長得可真漂亮，喂，都是那幾國人？

會 這五位看護小姐的國籍說起來可複雜啦，最初我也弄不清楚，剛才Conroy替我一個介紹了一下，大家談了一陣才弄清楚。

王 到底是那幾國人？我看她們的臉且兒簡直紅黃藍白黑全有。

會 是這樣的，那位帶眼鏡兒的外國老太婆是她們的看護長，是個英國人，Doctor 那位細長個子金黃頭髮的是典型美國小姐，有一位棕色皮膚的是緬甸女郎，還有一位不長不短鼻子不高也不矮的是中美混血，還剩一位美國兵都叫她「頂黑」的是印度姑娘。

王 這麼說起來這五個看護小姐裏頭咱們中國小姐連一個都沒有。

會 有半個。

王 有半個？

會 不是有個中美混血嗎？

王 弟兄們在前線覺得最苦惱的便是沒有一個咱們中國密司來看護咱們，昨天牛排長在陣

地上發牢騷哩（學牛排長的山東話）奶奶個雄，俺們爲國家受了傷自己的本國密司爲啥一個都不來看看咱們，聽說都躲在後方當闊人的太太去了，我操她娘！

會 事情不是那麼簡單，我想也有不少女孩子想來前線服務的，可是沒有機會，也沒有組織。

王 希望後方的女同胞趕快組織起來，自己本國密司的手究竟要比洋密司的手輕些，自己

本國密司的手替我們自己弟兄包圍傷口來究竟要親切體貼些。

會 好，不談本國密司和洋密司的問題了，我報告你一個好消息。

王 什麼好消息？

會 剛才美國連絡官告訴我，這一兩天就有一批新武器到。

王 什麼新武器？

會 這他說連他現在也不知道，不過據說是專門對付敵人的堡壘和坦克的。

王 好極了，祇要能對付敵人的這兩樣東西，那打日本人還不是跟切豆腐那麼容易。

（士兵諸葛英上）

諸 報告

王 什麼事？

諸 前線抓住了三個緬甸兵，弟兄們都主張把他打死。

王 這種動作要不得。

曾 俘虜怎麼可以打死。

諸 你不知道我們不知吃了多少緬甸的虧，所以弟兄們恨緬甸好比恨日本鬼子還利害。

王 緬甸也實在太可恨了

曾 無論如何，我們應該優待俘虜。

諸 可是弟兄們一個個都恨不得把緬甸就地槍決。

曾 王營長，你的意思……

(金班長上)

金 報告！

密芝那風雲

王 請等一等。

金 是。

王 這樣吧，曾指導員，你去看看，仔細盤問一番，看到底是被敵人強迫來打仗的呢還是甘心來當細奸的。

曾 是。

王 諸葛英！

諸 有！

王 你馬上陪曾指導員去。

是！

王 叫弟兄們一切聽曾指導員的吩咐，不能亂來。

諸 是！

（諸葛英陪會下）

王 金班長你有什麼報告？

金 (滿口四川話) 報告營長一〇五高地已經克服了。

王 好，(也學四川話) 要得(從胸前掏出小本子)

金 在攻垮的日本堡壘裏發現敵人屍首六具，繳獲三八式步槍五支，重機槍一挺。

王 (把報告的一一記在本子上) 再往下報告！

金 我方第一班中士楊振發左臂受傷第三班郭航明腿部手部和胸脯三處重傷。報告完結。

王 (記好，把本子收入口袋揚了揚眉頭) 你講一講這兩位同志受傷經過。

金 (比較隨便，連說帶做) 是這樣的，我們聽炮聲一停，我就喊上刺刀衝鋒，對面敵人保壘裏的機關槍早就沒有聲息了，我們以為敵人早就一命歸西天了，所以衝過去的時
候各人姿勢取得比較高。那知道格老子敵人的機關槍咯咯咯又從洞洞裏打出來了，我
就趕忙喊臥倒，揚振發的左臂便是這回時侯帶的傷。這以後我就命令各人就地形控那
麼淺的一個紅薯溝與敵對抗。這時候最險，我們進又不能退又不能退，後來我腦筋一轉

，就喊郭航明抓了四個手榴彈匍匐前進，郭航明應聲『有』，就併命地祇顧往前爬，敵人的機關鎗就照到郭航明處拚命冒煙，到距敵人二十一二碼光景，郭航明忽然就不動了，我們都爲他捏把冷汗，以爲他完了。敵人也以爲他死了，孰不知不到五秒鐘，郭航明一下從地上爬起來，飛快地跳上兩步，跟到摸出手榴彈便往敵人工事裏擲，跟着『轟』的一聲，敵人機關鎗轟口便朝了天，可是郭航明大膽手幹胸脯子上都穿了洞洞。這些英勇的戰鬥成績我一定馬上報上去。此刻郭航明的屍體呢？

王 看護隊的那位洋密司正上去，她們打算把他抬下來。

金 還有救嗎？

王 我看是沒有希望了。

金 唉，可惜。

（陳進生手裏抱着一大根剛從樹上砍下來的藤子，匆匆地進來，小勤務兵朱俊泉抱了一個鋼盔，裏面盛滿了液體，小心翼翼地跟在後面。）

陳（與高彩烈地）王營長，我已經發現了這種藤子的水份非常充足，這樣一根藤子可以流出三銅盞的水。

金（聽見水，高興得忘了一切地喊出來）水？（立刻抱起銅盞想喝，但到嘴邊又懷疑地將銅盞放下）

陳 喝呀！怎麼不喝呢？

金 我看有一點危險。

王 真的，我看還是小心點，不要喝下去就翹辮子。

陳 據我看這種植物的液體是不會有毒的。我一到這兒就感到這兒水的供應是個最嚴重的問題，當時我就立志要從這蔓山遍野的森林裏找出一種能代替水的飲料。

金 這一帶的樹葉菓子都有毒，吃了馬上會七孔流血，兩腳畢直。

陳 可是經過我二十多天在森林中發掘結果，居然發現了這種藤子。

王 這藤子也許也有毒的。

陳 也許？你怎麼證明它也許有毒？

王 你想這一帶地下的泉水都有毒，這種藤子裏的水份還不是從地下吸收來的，所以一定也有毒。

陳 你這話毫無科學根據，地下的水份是要經過植物根部很多本能的作用才被吸收到植物的纖維裏去。同時這種藤子的根，據我考察的結果發現有一部分是氣根，靠着空氣吸收水份。

王 你怎麼能證明它一定沒有毒呢，萬一有毒呢？

陳 我有科學根據。

王 什麼科學根據？

陳 根據世界植物學，根據書本，同時根據平常我在課堂上生物實驗室裏的實驗，藤子這一類的植物是無毒性植物。

金 啥子叫「植物」我懂不到。你說沒有毒，那麼你自己敢不敢喝？

陳 當然啦，唔好，我先嚟給你們測量，準備銅盤飲嗎？

王 (備止) 別開玩笑，不要亂噏。

陳 笑話！

金 真的，回頭一喝下去就兩眼翻白，我們這兒可沒有預備棺材。

陳 我那地死後有沒有棺材動一點都不在乎。一個人死後一定要用棺材裝起來才在九泉之

王 唔得安靜——這又是毫無科學根據。

王 (這時陳說完又欲喝，小勤務兵朱俊泉也急得喊起來)

朱 陳指導員，你還鬆小心點的好，唔得得的呀！

陳 不用替我執心。

金 (也急起來) 什麼？你真的要噏。

陳 (不聽)……

王 (看到陳已經要噏下去了，大喊) 住手！不准噏，我命令你不准噏！

陳 你們……

王 不准再辯，這是命令，我命令你不准冒這個險。

陳 這不是冒險，盲目的冒險和有確切的科學根據是不同的。

王 這不是科學根據，這是命令！

陳 （無可奈何，只好把鋼盔放下）是。

王 朱俊舉！

朱 有！

王 把這鋼盔裏的東西倒掉。

朱 是！

陳 這不成，這是我辛辛苦苦苦化了兩個星期在森林裏實習所得的成績。

王 倒了！

陳 我人總在這，不喝就是，我再拿它化驗一遭。

王 好，那麼，朱俊泉！

朱 有！

王 你看住陳指導員，當心他，不要讓他喝這裏面的毒水

朱 是！

（外邊傳來『立正』聲，看護長海倫匆匆上）

海 趕快抬進來！快一點。

（緬甸護士和印度護士抬着重傷的郭航明，美國護士和中美混血抬着輕傷的楊振發上）

金 （謝主營長）楊振發和郭航明抬重來了。

（牛排長這時也進來看傷兵）

（護士們把重傷放到那張佈彈舖平的安眠患上，輕傷就放在地上，迅速地打開放在地腳邊的兩個醫藥箱，一聲不響地緊張而迅速地工作起來。）

（美連給官匆匆地跟着上來看傷兵，美護士洛根將楊振發的傷包好，鬆了一口氣，然

後用中國話問)

洛 痛不痛？

楊 不痛。

洛 你頂好！

(過去拍拍楊的肩)中國兵真頂勇敢！然後從口袋裏掏出一包煙，抽出一支遞到楊振發嘴裏)

楊 (微笑點頭)山克油！

(中美混血立刻摸出火柴替楊點燃)

楊 (對混血護士表示感謝)山克油！

楊 You are very lucky, no harm on your forehead.

楊 (不解)你說 What.

陳 (代爲翻譯)她說你很幸運，沒有傷到骨頭。

楊 勝——(對混血) O.K. 中完補——

海 (看輕傷兵已包好，喊這邊看護) Come here, help me.

(美國護士洛根和混血跑過去幫海倫包紮重傷者的三個傷口)

○ (跑過去問海倫) Very serious.

海 Yes.

金 (問陳) 她們說些啥仔?

陳 病况很嚴重。

金 我看完了。

牛 身上一連三個小酒杯，般大的洞，就是閩羅皇也醫不好。

洛 (聽見牛的話，轉身過來) 你說醫不好?

牛 也——也許!

洛 我說醫得好。

牛 你認得好好我腦袋搬家給你看。

洛 賭腦袋？我不來。我們賭這個（從口袋裏掏出一只金錢）好不好？

牛 賭這個？

洛 O.K. K.O.K.。

牛 不O.K.（從口袋裏掏出一個旱煙嘴）我們賭這個。

洛 好，認好了你這個給我，齊不好我這個給你。

金 要得，要得。

牛 好，O.K.上有飛機，下有地雷，中間有良心。

陳 你懂他講的話嗎？

洛 馬馬虎虎。

（軍傷兵的傷口這時亦都包好，海倫接着又對看護們發號令）

壽 現在，趕快把他們抬到救護站，用J.C. O.H.送到飛機場，再從空中醫院送到阿薩森棧

方病院療養。

(印度看護和緬甸看護應了一聲Yes很迅速地將重傷者抬了出去。)

海 (指輕傷的楊振發) You too—

(看護正要抬楊，楊不願)

楊 謝謝，山克油，我不到後方醫院去。

海 Why—

楊 我不想去，我要留在這兒打鬼子。

海 Very good (朝起大姆子)

海 要聽話，你現在還不能放槍，到後方醫院比這兒好得快早一點好，好早一點打鬼子！

楊 (固執地) 我不去。我死也不去。

海 (對美迪絡官聳聳肩表示無可奈何) I Cant understand why he does not wan-

to go

密芝那風雲

三十一

○ Very brave fellow.

班 楊振發？

楊 有。

王 看護長要你到後方醫院休息你就應該去。

楊 回王營長的話，我有苦說不出。

王 你還有什麼說的？

楊 我……我……我不好說。

王 不要緊，有什麼話說好了。

楊 不瞞王營長說，我這一營當了十幾年兵了，掛過四次彩，每次掛彩以後就抬到後方，等到傷好了想回部隊，每次的額子都讓那些狼心狗肺的長官吃了，沒有辦法祇好像叫化子一樣討飯討回後方，到後方不到幾個月就又被拉壯丁拉到前線來，後來又受傷，額子又被吃，又當叫化子，又被拉壯丁，又受傷……（愈說愈氣）……老子這次寧可

死在繯線，決不再讓……

王

（制止）好了，不要再說，我知道了。過去，那些少數腐化的舊部隊裏不能沒有這種現象，可是今天像我們這種革命的新部隊裏，已經在澈底革除這種舊流弊。軍隊就代表國家的紀律，在我們部隊裏要是發現有吃額子這種情形，任何人都可以報告，立刻執行槍斃。好，你安心地到後方養傷吧，我馬上就把你這一次受傷的經過和功勳報上去，等你傷愈重上前線來殺鬼子的時候，我拿大中華民國軍人的人格担保，不但沒有人會吃你的額子，而且上峯一定會晉你一級，給你應得的獎勵。

楊

（聽得非常感動，幾乎要哭出來，抽一口氣，咽下喉頭的辛酸）王營長……謝謝你的好意……（伸出手握住王營長興奮地，要是這樣……忘八蛋才不願為國家拚命？……）全場均呈沈默，大家都很感動，美連絡官向護士揮了揮手，護士們默默地將楊抬出）（拍拍王的肩膀，翹起大姆子）王營長，你頂括括！

（美連絡官說完跟着担架下，正與剛進門來的曾帆，趙競明和何造儀碰面，大家互以

「哈囉」招呼。」

曾 我來介紹一下，這位是王營長，這位是趙競明，這位是何造儀，一位是學國防化學的，一位是學機械的。

王 請坐！

陳 （興奮地叫起來，立刻跑過來握手）啊呀！你們兩位怎麼也到這兒來了。
趙 想不到吧！

何 我們今天剛到。

曾 剛才我送一個趙甸仔到師部去，還不到一進師部就碰上他們這兩個鬼。

王 你們都是同學吧！

曾 不（指趙）他是聯大，（指陳）他是先川大後金大，（指何）他是先中大後交大
是先重大後復旦，不過我們在遠征軍人，D營受訓的時候都是同學。

王 你剛才到師部去沒有聽說美國真子說要到的那批新武器到了沒有？

趙 新武器嗎？到了。

王 你怎麼知道？

會 就是他們兩位押來的。

王 真的？啊呀？歡迎，歡迎！我向你們敬禮！（說完就是一個標準禮）

趙何 （還禮）不敢當。

金 格老子，新武器真的到啦！（高興得跑到門口亂叫）哥子們，報告大家一個好消息，我們的新武器到了！

（門口跑進七八個士兵，一個個都口裏興奮地問「新武器在那裏？」「什麼樣的新武器」）「我們來學新武器」一大堆士兵把房子擠得滿滿的）

金 （對趙，何）先生，請告訴我們這次帶來了啥仔新武器。

王 好，大家先不要慌（對趙，何）你看，士兵們這麼歡迎你們，（對士兵們）現在我們

先請趙先生和何先生跟我們講一講帶來的新武器的功用好不好？

全體士兵齊聲 好！

趙 （對何）你講吧！

何 （對趙）不，你講！

趙 各位弟兄……

（士兵們「嗶」的一聲很有精神地立正）

趙 請稍息，這次總部叫我們帶來教大家使用的新武器有兩種，一種是專門對付敵人的坦克車的，叫火箭炮，另一種是專門對付敵人的堡壘的，叫噴火器。火箭炮可以射穿四英寸厚的鋼板，鑽進敵人的坦克車裏再爆炸。噴火器是一種無孔不入的氣體，有五千度的高熱可以在二十碼到五十碼的距離內燒死躲在堡壘裏的敵人。

金 呀哇！要是早有這兩件寶貝說不定剛才的郭航明和楊振發都不會爲了攻臺壘吃鬼子的虧了。

牛（一玄對知識青年心裏有點發狠）報告營長，俺回火線上去看看。

王好。你去吧！

金你不聽講新武器嗎？

牛俺不聽，俺牛金德熱肚皮處冷槍子兒磨了十幾年了，打杖從來就祇憑俺自己這桿毛瑟槍和俺這兩條胳膊，聽學生小伙子教什麼新武器，我沒那份閒功夫。

（牛金德說完轉身便走）

會（對趙何）這位排長真有意思，永遠這麼固執，其實他人挺勇敢挺直爽，就渾有點牛氣。

王別理會他，還是請跟着講新武器吧！

何這兩件武器的原理的其實推進都很簡單，火箭砲是利用液體壓縮空氣來推進，噴火器是根據氧氣吹管的原理……

陳不要講原理，不要談科學根據，這些他們聽了愈聽愈胡塗。

王還是請講施用方法吧！

密芝那風雲

四三

趙 關於使用方法，我看還是誰要學的跟我到師部去把武器實際拿在手裏教起來容易明白些。那幾位同志有與趣學的我一定很快的把你們教會。

（聽見學新武器，所有的士兵都嚷着：我要學，我要學；一齊擠將上來將趙和何圍住。）

王 （驟然大喊一聲口令）立正！

（士兵一下子立刻都立正）

王 你們忙什麼？要學也用不着這樣唧哩嘩啦的叫，我看你們剛才的動作簡直一個個都高興得變成小學生了。要學的先到各班班長那裏去報名，回頭等師部正式通知來了，再齊隊去學。大家聽清楚了沒有？

士兵們 聽清楚了！

王 現在，解散！

金 敬禮！禮畢！

（士兵們禮畢後全下）

王 祇來了你們兩位教官嗎？

趙 是，祇有我們兩個。

王 這麼多人你們怎麼教得過來，還不累死你們。

何 累一點不要緊。

趙 一到前線，我們真是恨不得長出三頭六臂來。

王 唉，像你們這樣有作爲肯吃苦的青年知識份子肯多到前線來幾個，那我們國家就有辦法啦！

何 （對趙）喂，時間到了，我們該回師部去了。

趙 對了，師長祇准了我們五分鐘的假。

曾 好，你們趕快回去吧！在前線，不能像在後方那樣把時間不當時間。

陳 對，過了請假時間回去留心挨屁股。

趙 好，再見！

密芝那風雲

關五

王 不送。

陳 明天有空我來看你們。

會 我送你們到師部，剛才我和那個緬甸俘虜的談話還沒有完，我還想和那個緬甸俘虜談談。

（曾送趙，何下）

（趙何一走，陳立刻跑到那張所謂「安眠思」上昂面而臥，室內除陳外祇剩王營長和那個小勤務兵朱俊泉）

王 （看陳睡在床上）怎麼？累了嗎？倒底你們唸書的文弱小生不行呀？你看，我已經五天夜上眼睫毛沒有碰下眼皮兒了，看怎麼樣？閻羅皇也不想使我打半個瞌睡。

陳

王 （聽陳沒有回音有點奇怪跑過去問）怎麼啦？你這麼快就睡死啦？

陳

王（推了陳一下，沒有動，跑到銅盤邊一看，大吃一驚）啊呀！他什麼時候把這一銅盤的毒水都喝下去了？

朱（哆嗦）我……我不知道！

王混賬！叫你看住的怎麼說不知道！

朱剛……剛才我忙了聽講噴……噴火器……忘了看住他了。

王（着急非常）該死，該死，……你看這麼辦呢？我知道這藤子裏的水有毒，……

糟糕，看縫也都走遠了，這怎麼辦呢？（急得在室內亂轉）好，祇有打電話請救護站

快來救……（馬上跑到電話機上拿起電話）……喂！喂！……喂！

陳（從容地從床上起來）不用「喂」了吧，報告王營長我並沒有死，要死還得等一會兒呢！

王（乏力地將電話筒放下）（又高興又生氣）唉！你這種動作簡直要不得，你這科學玩

笑還開得我不大不小！

——幕閉——

第二幕

時：距第一幕十一天，一個晴朗的下午。

地：同第一幕。

景：這是第一幕那個堡壘，不過經過這十天的時間這堡壘又有了不同的風貌，原來十天以來國軍又推進了若干里，這裏已經不甚聽得見槍聲，祇是砲聲偶而可以隱隱聽到。這堡壘的内部已經用一條白被單在中間隔了一了，堡壘的右邊放着一張病床，無數醫學用具，牆邊靠着一面紅十字旗，顯然，堡壘的一半已經變成一個救護站了。堡壘的左邊仍是營部，桌子電話機地圖等等都依舊如故。這堡壘的兩個眼界都經過改造而擴大成兩個窗子，因之窗外的叢林很清楚的擺在眼前。

啓幕時：右邊——印度看說「頂黑」和緬甸看護「巴麻」正在佈置這救護站裏的一切設

備。

左邊——陳競生正在與高彩烈地將鋼盔裏的藤子水往一個試杯內倒。

（已經做好要做的車）（對巴森指陳）妳看陳指導員把那些藤子水看得多神祕呀！

怎麼不神祕，你想，連我們世世代代住在這兒的緬甸人都不知道這藤子水的水可以喝的，但是他，一個中國人，年青的學生，居然被他發現了，你說偉大不偉大！

（在一邊聽見）這並沒有什麼偉大，我看妳們才偉大呢！

我們？

你說我們有什麼偉大？

你看，當日本人造這座堡壘的時候怎麼想得到可以做妳們的救護站？這在妳們也真是一個新發現，也可以說是一種發明，正如同我發明藤子水一樣。世界上有發明這名詞了，就是說『需要為發明之母』——我相信這句話，人類活在世界上就應該不斷地創造，一面生活一面創造，一面創造一面生活，這樣人生才有意義。

（中美混血看騰瑪麗從外邊回來）

瑪 陳先生，剛才你愉快地在談什麼呀？

陳 （學她講得不十分好的中國話）我剛才愉快地在談妳們真了不起，妳們居然發明了利用這座日本人留給我們的堡壘的一半來做一個救護站，而且那樣迅速地在十天之內就把它完全設備好了。

瑪 這並不是我們的迅速，這得歸功前線的士兵，他們這樣勇敢迅速在這十天之內把敵人趕退了幾十里，這才能使我們可以安心在十天內把這兒設備好。

陳 都好，前方打得好，妳們救護得好。

瑪 我看還是你『頂好』！在這荒涼的戰場上發明了簾子水。對了，我正要告訴你，我剛才從右邊美國兵陣地上來，他們知道你『頂好』，『頂了不起』，他們一回兒還要來大大的爲你慶祝一番。

陳 這些美國兵我真頂不了解，前五天我送了一鋼盔簾子水去給他們，但是他們都不敢

喝，美國是個進步的國家，我真不知道他們的頭腦還這麼不科學化，妳是半個中國人半個美國人，妳倒批評批評看。

瑪 我知道，前五天他們怕喝你發明的水，正是因為太科學化了，他們認為你雖然喝了五天經過情形還良好，但是還不能科學地證明這水完全沒有毒素，因為也許含有慢性毒素。一定要等十天以後，*offer ten days*，身體上沒有不良的變化，才能證明你的水真真可以吃。

陳 也有道理，難怪前幾天 *Colonel Scott* 也老用一副擔憂的目光看我。

瑪、奇怪，有好幾天沒有看見 *Colonel L.*

陳 史迪威總指揮到前線來了，*Colonel* 和黃參謀他們這幾天日夜都在開軍事會議，據我猜想在最近中美聯軍在攻勢上一定有新的決定和發展。

瑪 你見過史迪威爾統帥嗎？

陳 見過，是過非常可愛的老頭子，他的北平話說得比我還好，他常常說「中國軍隊壓根

兒就不怕死』。

(看護長海倫和美國看護格根帶着美兵 William, James, George, Robert, Howard, Fisher, Fohn 上, William 手裏抱着一大堆罐頭。Howard 手上拿着一條駱駝牌香煙, James 手上抱着幾條巧克力糖, Howard 挾着幾瓶酒, Fisher 手裏捧着五六個杯子, John 手上提着一架留聲機。)

(對陳)我來替你介紹一下: William, James, Howard, Fisher, Fohn. (對美兵) This is Mr. Cheng, the young inventor.

(海介紹完畢,美國兵們一齊擁上前,將陳圍住。)

You are wonderful!

(拍拍陳的肩)(翻起大姆子)頂好,頂頂好!

頂恬恬!

了不起!

H You are a Great genius —

我們來大大的慶賀你！

J (高呼) Three cheers to mr. cheng —

美兵與看護們齊聲和三聲…… Hurroh — Hurroh Hurroh —

(跟着這喊聲 William 和 James 上去將陳舉到空中，然後把陳抬在肩上，在室中一面喊着「一面跳着」一面叫着，同時 Gohn 把留聲機一開，音樂聲大作，一種熱烈狂歡的空氣充滿全室)

H (走到印度看護身邊，拍了一下) 你頂黑！來，Come on, let us dance —

W (拉着向看護) 密司巴麻！來，我們爲陳先生慶祝！

(於是 William 和 James 把陳舉在空中繞空而舞，George 推海倫跟在 Charles 和 James 後面，Robert 拉洽根跟在 George 後面，Howard 拉瑪麗跟在 Robert 後面，Fisher 拉巴麻跟在 Robert 後面，最後，Gohn 拉着「頂黑」跟在 Fishers

密芝那風雲

後面，這樣他們先是擺成一字長蛇陣繞室三週，後來跳成一個圓圈，最後 CHEW 和 THOMAS 把陳抬到圓心中間，於是忽然「嘩」一聲，大家圍攏來，把陳拋到空中，然後把陳接住，放到桌子上，跟着你倒酒我送糖他遞烟，把陳弄得應接不暇，最後一個美兵打開罐頭，美兵們羣起而搶之，結果是美兵和看護們自己大嚼大嚼大抽大笑起來。

曾 What happened? (過去問坐在桌上的陳)這是怎麼回事?

陳 誰知道是怎麼回事?這些美國朋友說是特來替我慶祝，可是我簡直受不了，混身骨頭都被他們甩脫節了。

W (拉曾和孟坑) Come and join us -

T (遞烟給曾和孟) Cigarettes -

曾 Thank you -

孟 「阿拿八得米克牙」! (竊語「謝謝你」)

且 (懷遠兩杯滿) Howe some wale

會 Thank you --

孟 「阿拿八得克米牙」？

(Fisher 跑到巴麻面前很恭敬地鞠了一個躬)

F 綢甸小姐，請你爲我們唱一個歌。

巴 我不會。

且 不要客氣！

會 對了，綢甸的情歌最好聽了，可不可以……

黑 (慫慫) 妳就唱一個吧，有什麼關係呢？

海 你看這麼多人歡迎你唱(鼓掌歡迎)

(全場一齊鼓掌)

巴 好，我唱。

寒芝那風聲

寒芝

密芝那風樂

歌名：

巴 就叫情歌。(唱)阿瓦歸客寄贈品，

請 送給哥哥表寸心。

屏 (唱)這是女孩子的書翰，

會 請勿見笑不雅顧。

凡 (唱)全體鼓掌)

W) 唱完

T) 唱完

H) 唱完

會 可借太短了，再來一個。

屏 你就再來一個吧！

會 好，再唱一個。

瑪 姓名……

巴 「無價之風」。

會 名字一聽就美。

巴 (唱) 取盡海水，磨蓮寫相思，

怎奈相思永無寫盡時！

啊！虞事教儂了，索反無歸！

黑 比剛才那首更好聽。

洛 那些妳來一首吧！

黑 (扭妮) 我不會。

巴 不行，剛才你勸我唱，現在你也非唱不可。

丑 唱，唱，唱一個真好聽。

黑 我唱一個「送郎曲」。

密芝那風雲

寤之那風雲

天

曾好！

黑 (唱) 送郎送到百花江，

百花江上水茫茫。

江水流情難捨，

難分難捨有情人！

W Wonderful！

(這時遠處傳來集合號聲)

H Quiet！——

(全場) 美兵均靜下傾聽)

H That's the Call to Assemble.

W That's the Call to Assemble.

W 你們聽這集合號聲！

W yes—

瑪 趕快回去罷。

T Good-by mr. Cheng

陳 Good-by, thank you and your kindness.

R (對洛) Good-by!

洛 See you later.

H (慕麗) Good-by Miss Mary.

瑪 Good-by.

G (慕麗) Good-by, doctor—

海 Good-by.

F (對巴) Good-by, Miss Barma—

巴 再會—

密芝那風雲

卷九

G. (對黑) 再會，密司「頂黑」！

黑 再會，慢慢走！

曾 (指桌上食物) take these back.

F. 留給 Mr. Cheng and 你們吃！

(美兵們下)

曾 這些碧眼兒真有趣。

陳 (從桌上下來) 我這一身簡直像坐了一天一夜的空中堡壘一樣。

海 (指孟) Who is this man?

瑪 對了，這位先生你還沒有替我介紹。

曾 這是最近我最要好的——位緬甸朋友。

陳 就是那位緬甸倅房？

曾 嗯，這幾天我教他中國話，他教我緬甸話，我們很談得來。

陳 本家字籍有幾千年的歷史血緣，原來便是一家人。

曾 緬甸人大都會說幾句中國話，而我的緬甸話却是剛從一、二、三、四、五……一碟、梨、薑、利、阿……」舉起。所以每天都應該我揆他的手心。

巴 （遇見同胞，高興地跑過去招呼）克米牙，利港得那？（即緬語「你好嗎？」）

孟 （也高興地回答）港得。

曾 好，還一下你們可遇到同胞了，好，讓你們多談一會兒吧，我們不打擾你們。（把他們推到右邊的病牀邊）阿鐵鎗抓大八（緬語「請到裏邊坐」）。

陳 （倒一杯藤子水過去）請喝水！

孟 阿拿八得克米牙，阿苦克米牙今多得恩體八伯？

陳 （問曾）他說什麼？

曾 他說謝謝你，我們都是一家人。

陳 哦！

密芝那風雲

巴 克米牙，拿墨八科得勒（緬語「你叫什麼名字」）

孟 幾多拿墨孟坑科得（「我叫孟坑」）

海 Misburna，我們到附近去看看有沒有傷兵，你在這兒跟你的朋友談天好了。密司
「頂黑」，你也留在這兒，說不定回頭有受傷的弟兄抬來。

曾 自從新武器用到前線上去之後，我們的傷亡已經減低到極小的程度，我看妳們不用出去救護了吧，就是有傷兵，現在成立了担架隊，他們會抬來的。現在敵我傷亡的比例是二十比一。

海 （堅決地）不，工作要人去找，不能讓工作來找人。尤其是爲國流血的傷兵，不能讓傷兵來找我們，一定要我們去找傷兵。（對瑪、洛）Let us go—

（海偷借洛、瑪從左邊出）

陳 （指着正和巴黑、坐在一堆談天的孟）他叫什麼名字？

巴 叫孟坑。

陳 娃歪！

曾 噫。

陳 也許就是三國志裏孟獲的後代。

曾 說不定。

（勤務員朱俊泉上）

朱 報告！

曾 什麼事！

朱 前綫打死了一個日本兵，這是從死屍身上搜出來的一本小冊子，請葛班長要我繳上來。

曾 好，給我。

（朱下）

曾 （翻開本子）噫？上面有好幾句緬文（對孟）老師，我看不懂，你讓給我聽！

（孟坑接過冊子，看着上面的字，睜大了眼，呼吸急促）

孟 芝那風雲

前 翻給我瞧瞧呀！

孟

曾 上面到底寫的什麼？

孟 （很生氣地將小冊子丟在地上，掩面大哭起來）

陳 這是怎麼會事？（巴從地上撿起小冊子）

巴 難怪他難過不肯翻。

曾 到底寫的什麼？

巴 這上面第一句會說便是此地有花姑娘嗎？而他剛才告訴我他的老婆便是被日本人……

陳 唉！難怪！

曾 時間不早了，妳送他回營房招待所吃飯去吧！一路上順便好好的勸勸他，說中美聯軍一定替他報仇！

巴 好。

陳 〔寒了幾個外，纔纔頭到孟手裏〕這些你帶到招待所去吃。

孟 阿拿八得克米牙。

巴 我們走吧。

孟 〔對會〕幾多標，墨老佢愛對墨。〔經語〕我回去了，以後再見！

會 港得。

〔巴陪孟下〕

陳 讓這位緬甸小姐陪他回去你放心嗎！

會 我很放心，優待俘虜，給俘虜自由，這才是大國風度。

陳 不幕說緬甸太太半都是緬奸呢？

會 這裏過去的情形，過去因為受日本間諜的欺騙，所以連緬甸的總理字素都成了緬奸，

他說：「他甯相信惡知的魔鬼，却不相信不可知的天使。」這證明過去日盟國的政治工作做得太不夠。不過在日寇佔領緬甸兩年後的今天，情形又大不相同了，大家都

人都已經覺悟過來了，剛才那位緬甸人昨天對我說，日本兵到處砍倒椰子樹連椰子吃，而剛才他那種悲痛的情形你也是親眼看到的。

（王營長，趙競明，何造儀三人上，何滿身都是橫油）

陳 你們從前線巡視回來了嗎？

趙 嗯。

曾 新武器使用的情形怎麼樣？

王 非常良好。我們去參觀一個剛攻下的日本堡壘，好像伙，那些日本兵一個個燒得焦頭爛額，連頭髮都燒光了。

趙 不用說頭髮，你不看見一個個連褲子都燒沒有了嗎？

王 痛快，痛快！

曾（指何）你這一身一臉黑油是這麼回事？你簡直快跟她（指印度看護）認同胞了。

王 今天也大顯身手。

陳 怎麼回事？

王 回來的時候我們坐的那部吉甫車忽然壞了，我們的那位上海司機怎麼也修不好，後來還是他爬到車肚子下去修好的。

趙 到底他學機械的靈光。

何 最初我看司機修不好，我說「我來幫你修吧」，那位上海司機起初瞧不起我，給了我個白眼，說「勿要打旁好勿好？」我看他真修不好，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爬進車子下面去，那位司機很高興，一面就罵起來了，「娘拆庇，我吃這碗司機飯吃了幾十年了，儂談也勿用談。」

曾 你怎麼回答他。

何 他罵，我不理，我一聲不響修我的，結果我修好了。

王 他在車子底下那幾個動作實在要得。

何 修好以後，那位司機兩個眼睛楞楞的望着我，我就對他說「這趙我幫點台形把儂看

看，以後來他就很虛心地向我求教了，我就告訴他說平常的汽車軍是後面兩個輪子發動，動推前面兩個輪子，而吉甫車是四個輪子同時發動，所以光靠他師父教他的那套經驗已經不夠了。

曾（得意地對王）我們這些學生到前綫來不完全沒有用吧！

王 那當然，現在的戰爭是科學的戰爭，是知識的戰爭，缺乏現代知識是不行的。

（外邊衛兵喊立正，黃參謀入）

曾 幾天不見了，黃參謀，大家怪想念你的。

參 謝絕。這幾天日夜忙着開軍事會議。

趙 有什麼主要決定嗎？

參 有。一會兒命令下來就知道了，此刻不用問。王營長！

王 有！

參 關於張連長和張連附仗着軍隊的勢力，藉故偷偷地請假到城裏做生意應如何處理的報

省，我和師長都已經看到了。

王 報告黃參謀，兩個人都壓在連部，聽候處分。

● 這件事請你調查清楚了嗎？

王 回黃參謀的話，調查得清清楚楚。

● 你會冤枉？

● 人證物證都有。

● 鄭連用請示？

王 黃參謀的意思……

● 請個字。（咬緊牙關）槍口回鑿！

王 鄭，我立刻通知執行。（握着話筒）喂，接連部。……請鄭營附接話……你就是鄭營附，我王營長。錢連長和張連附請你立刻執行槍決。……遺缺嗎？遺缺由第一排排長牛全福擢升，第一排排長由第二班班長擢升，金班長的位置由第二班班長諸萬英擢

好。好，現在立即執行命令，公事可以執行完畢再補。（放下電話）報告黃參謀，牛柳長金班長和兵士諸葛英在上次克復二〇五高地有功，這次我都把他們擢升了。

王 好，你做得對，帶兵之貴在乎賞罰分明。一軍要面難免總有幾個不良份子，可是這幾個不良份子我們一定要消滅他，否則整個軍紀都全受到影響。同樣，有功的弟兄一定要賞，這樣部隊才會萬眾一心，攻無不克戰無不勝（謙虛地問會等）你們四位覺得我的意見怎麼樣？

魏 對極了！

陳 黃參謀請抽煙。

魏 謝謝，我們軍人不抽煙。

陳 可是他們美國兵都抽。

魏 我是中國軍人。

王 嗚！這桌子上這麼些吃的東西那兒來的？

陳 （一直在整理醫具，忽然插嘴）是剛才美國兵們送來慶祝陳指導員發明藤子水的。

王 哦！

陳 大家吃吧！

王（拿起一條香腸一口送到嘴裏）佔光，佔光！

曾（指王）你這個動作要得！

參（拍拍陳的肩）你真了不起，我想你在課堂裏恐怕做夢也想不到會有這種驚人的發明吧！因為藤子水的發明，我們在這一帶行軍每人身上可以少帶一點水，這樣每個士兵可以少帶二十發子彈。

王（換句話說，就是可以多消滅二十個敵人）。

陳 你們太誇大了。

參（用手摸摸桌子）咦？王營長！

王 有！

參 這張桌子前十天我就叫你去還給附近的老百姓，怎麼……

王 報告黃參謀，上次……

參 你不用說了。上次老百姓還沒有回來，無從還起，那是你有理由，可是現在老百姓已經回來了，為什麼……

王 黃參謀不用說了，這次是黃參謀有理由，我錯了。（向外）勤務兵！

（朱俊泉上）

朱 有！

王 立刻把這張桌子背出去，去開闢附近的老百姓，看是那一家，立刻還他們。同時說話的態度千萬要愈和氣愈好。

朱 是！

（朱俊泉背桌子下）

翁 （對陳）你想，這樣的軍隊怎麼不打勝仗。

參 因為軍隊是屬於老百姓，所以軍隊無論到什麼地方，第一要愛護當地老百姓，特別在

國外作戰，天時地理人和爲首要。（忽然想起）曾指導員，你那篇關於緬甸俘虜的教育計劃我看到了，很好，你就照你的計劃做好了，有什麼困難找我。孫子兵法第二篇作戰篇裏說過，『善於俘虜要『善待而撫養之，是謂勝敵而能益己之強』。』

（遠遠傳來兩聲清晰的槍聲）

王 聰！

曾 好像快！嚇我一跳，原來是……

王 怎麼？怕嗎？

曾 不，我是高興，高興。剛才這一剎那中華民國少了兩個敗類。

（Colonel 帶着美陸空軍參議員 P. Attenson 上）

C 哈囉，你們好！

陳 你好。

參（指 P）這位大家不認識吧！我來介紹一下，這是中美空軍混合大隊派到我們這兒來

密芝那風雲

七二

的陸空連絡員密司脫 Patterson 還是王營長。

P 王營長好！（和王握手）

王 你好。

參 這位是密司脫會。

會 （握手）How do you do

P How are you

參 密司脫陳，密司脫趙，密司脫何。

（大家一一握手招呼）

P （跑到印度看護面前拍了她一下，開玩笑）哈囉，你頂黑！

黑 （回打一下）你頂好！

P （看見一面紅十字旗放在牆邊）這應該插在外面，避免敵機萬一炸進來。

會 看看還是不要插出去的好。

P 不，要插出去，世界公約上對於這 Red Cross 不能轟炸的。（說完拿旗子出去插到窗口）

陳 日本航空員是不講理的，我着……

參 我們還是依照公約，光明正大的表示這兒是救護站。

C （四顧）怎麼？今晚開拔，這兒好像還沒有準備。

王 今晚開拔！

參 等正式行軍命令一到就準備。

C 剛才我從美軍陣地來，他們已經在準備了。

（Peterson 插好紅十字旗，又進來）

參 因為你們的公文命令沒有等因奉此，所以要比我們快一點。不過不要緊，我想我們的命令一定也快下來了。我們的士兵動作起來恐怕要比美國兵快，因為我們士兵的行裝簡單得多。

蜜芝那風雲

王 黃參謀，你們在說什麼呀？

參 現在不用問，一會兒就有命令來。

(遠遠傳來飛機聲)

P silent—

趙 聽！

P That must-be goh. Please

曾 敵機！

P Let me tak a look

王 你不要去。

P Let me go

陳 已經飛近了。

C 讓他去，看看有多少敵機，可以立刻通知我們的飛機來消滅他，這是他的責任。

Anderson 跑出，煙霧更密，不久炸彈鎗叫聲，接着轟的一聲，窗外一片紅光，室內全黑，什麼也看不見，祇聽見彈片夾着沙石從地上飛起又漸漸從空中落下。這樣的情況延長了十秒鐘光景，室內漸漸明亮起來，等到室內全明後，我們看到窗上的木柵已全破，病床的白被單上堆滿了泥土，紅十字旗已飛進室內，滿身是血地躺在地上，所有室內的人滿身滿頭滿臉都是泥灰。）

C (從驚愕中醒過來) (大叫) Patterson—

Patterson——(急趕出)

黑 Pa—terson——(也跟着趕出)

會 這位美國弟兄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

(說完也趕出)

陳 你不要去，敵機還在頭上盤旋。

(Col和印度看護Patterson進來，Patterson滿臉是血。)

密芝那風雲

七七

P (勉力支持) Where is the Phone?

陳 電話機在這兒。

(Paterson 發現他弄到電話機旁接電話)

(海、馬、巴、洛四位善士從外邊飆速趕來)

海 有受傷的沒有?

參 (指P) 他——

海 (對通靈師P轉下台語) He down, pikely!

P (不聽) Never Mind Wait a Minute……Hallo……Headquarters……Hallo……

Paterson's coming……Three enemy planes, si shie! ore chinese positions ʘ

(Paterson 打完電話倒)

海 (My, op)

(巴與黑很快地將P抬到病床上)

（響和洛雅忙亂用救急藥包紮額上的傷包裹起來）

海 （搬單的紙，看錶）……

谷 （無言地將地上滿是彈痕的紅十字旗拾起，看了一眼，憤恨地迸出）不守信義的法西

斯爾爾……

海 （對漢士蘭）流血過多，立刻輸血！

王 （見漢勇爲露出胳膊）我願意輸血！

海 謝謝你王營長，用不着。

王 爲什麼？

海 現在科學進步了，用不着直接輸血，現在用的是澆銜血瓶，你看！

（護士們正在將混合血裝瓶子口上的皮管連到BLOODWORKS手錶上）

參 （過去輕輕問海）不要緊吧？

海 不要緊，傷不重，就是流血過多，剛才他該聽我的話，先包好傷再打電話。不過，

Never Mind!，就會醒過來的。

（全場都把目光注意到那根輸血管上）

曾（對陳，趙，何）你們記得嗎？當我們在昆明的時候，不是都去輸過血嗎？你看，在這瓶紅色的混合血漿裏有你我以及大後方無數青年們的血，現在你不是可以親眼看見我們無數中國青年的血液正在一CC一CC地灌輸到我們的盟友身上去嗎？

陳 但願我們友邦的戰士……

海 他的脈搏漸漸地在好轉。

起 看，他眼睛漸漸睜開了。

（飛機聲更響）

王 怎麼？飛機聲又響起來了。

何 聲音很複雜。

趙 怎麼？天空半邊裏什麼響聲？

（繞起來）空戰，我們的飛機到了！

秦 喔——不要響，聽！

（空戰聲愈來愈烈，大家都站到窗口屏住呼吸看。）

王 看，我們七架驅逐機追着敵人三架轟炸機打。

參 敵機隊形打散了！

趙 敵機在逃命！

曾 好，好，最後一架敵機尾巴上着火火了。

好！

（空中傳來飛機下墜聲）

P （抬起頭來聽）……………

（一敵機在附近上空之中，窗口天幕上眼見一條火龍 旋下墜，尾上冒着黑煙，最後

轟然一巨響，遠處樹林中燃起紅光）

密芝那風雲

P (晚上現出微笑) The ... of Bone !

(傳令兵入)

傳 報告！

王 是團部來的命令嗎？

傳 是！

(傳令兵遞過公文部下)

王 (折閱) 今天晚上七點鐘就開放，緊急出發。：：可是開往什麼地方上面沒有說明。

參 這你用不着問，這是軍事機密，要緊的是立刻通知各連各班準備，每人要帶六十公斤

重的彈藥，帶五天的軍糧，分子天乾。其他命令上都寫得很清楚，現在立刻下去按命

令上執行。

王 是，(敬禮，下)

參 這一次我們要來個出奇制勝，打得敵人措手不及。

C 我相信史迪威總統的話，「中國遠征軍能做人所不能做的事，吃人所不能吃的苦」，我敢說一定能創造世界上任何奇蹟！

曾 誰有機會參加這樣的戰鬥，我們真是高興極了。

廖 不過，你們回信就他去一位。

曾 什麼？祇能去一張？

廖 不能都去嗎？

曾 這次是命令，沒有商量的餘地。

陳 這……

趙 我去！

何 我去！

陳 我去！

曾 還是我去！

密芝那風雲

P (在床上抬起頭來) 我也要去……

C (過去安慰) 等你傷好了再說，不要着急。

參 你們四位知識份子，不妨民主一點，你們自己推一位代表吧！

(曾、陳、趙、何四人面面相覷每個人都想當代表，但誰也不先開口。)

曾 我看，不成。還是划拳吧！

陳 我讚成。

趙 我附議。

何 划黑白，誰划出誰就享受這次權利。

曾 好。一、二、三！

(四人伸出手都是手心。)

衆 一、二、三！

(四人都是手背)

第一、二、三！

（趙、何、曾三人手心，獨陳手背）

陳 諸位，對不起，參加創造這次光榮的奇蹟的榮譽，祇好讓我一個人先享受了。

何 （過去與陳握手）祝你成功！

趙 （握手）祝你勝利！

曾 （也想同樣過去握手，但手伸了一半，立刻又縮回）我看……我還是等你東京回來再

跟你熱烈握手吧！

參 （很有意思地望著他們）這些年青的孩子真有趣！

C. Junior Boy

幕一

密芝那風雲

八五

第三幕

時：五月十六日，距第二幕二十一日。

地：密支那密機場近郊。

景：這是一個開曠無比的外景，左邊是一片連綿的叢林，綠油油的，其中尤其以棕櫚樹爲多，所以完全給人一種熱情情調的感覺。右邊是飛機場的一角，機場與叢林交界處有鐵絲網，可是大半已被擠倒。在機場的邊緣，隱約着一個個緬甸的特產，——椎形白塔。西洋的旅行指南上稱緬甸爲「塔之國」，這種情調在這裏可以充分的表現出來。

啓幕時——遠遠的槍聲密密地傳來，陳進生和美連將軍正在努力從事於將以前當棉被的頭頂降下傘架在兩棵棕櫚樹上，使它變成一頂帳幕，那兩棵樹之間天生有一塊大石頭，上面安置着一架軍用電話。經過二十一天的行軍，又經過半天的戰

身，加之天氣又炎熱，陳進生和美連絡官的衣服都已破爛不堪，臉上也髒得幾乎認不出他們是誰來了，可是他們的精神依然是亢奮非常。

一班士兵，一致取持槍跑步行進姿勢，迅速地這裏經過，跑向飛機場去。美連絡官向他們伸手致敬，喊『哈囉』，但是那班士兵根本沒有理會他。

現在，陳進生已爬到樹枝上，擊帳幕的最後一根繩子。

O (取下背着的望遠鏡)你拿去望一望，看飛機場角上的敵人肅清了沒有。

陳 (取過望遠鏡望了片刻)已肅清了。

C Are you sure?

陳 幾分鐘以前我們的弟兄還匍伏在地上，現在正挺身前進哩。從這一點可以證明飛機場最後一會上的那少數的敵人一定已經被碾碎山或者『瓦全』了。

O 你說什麼？什麼叫『玉碎』，『瓦全』？我不懂。

陳 我說的『玉碎』便是全部戰死，『瓦全』便是投降，我的意思敵人『玉碎』也好，

「瓦全」也好，隨他們檢。

C Leo，你頂聰明！

A 勤務兵朱後泉搬了一塊石頭，從叢林裏鑽出來）

朱 六把石頭放到帳幕裏的大石頭旁邊）si——si——sit down—

C 謝謝你！（對陳）這樣小的兵也會打杖！

陳 不，他是勤務兵，服待官長的。

C 哦！我們美國軍隊裏沒有勤務兵。

朱 我也會打杖。

C 你還沒有到服兵役的年齡。

朱 哼！我十二歲就跟軍隊跑了。

C （翹起姆指）頂恬恬！

陳 再去搬一個石凳子來。

宋 是！

（朱即又鑽入林中）

○ 中國兵真了不起。

（牛全德滿頭大汗自飛機場跑上來。）

陳 牛排長！

牛 （不理）

陳 （急改口）喔——牛連長！

牛 幹嗎？

陳 找王營長嗎？

牛 是！

陳 上團部去了，一會就回來。

○ 飛機場上的敵人都……

捲 芝 灘 風 雲

牛 都已經打掃清潔了。奶奶個雄，鬼子做事也想不到會有我們這種神兵，打他一個措手不及，真真是尿流。

C 聽說是你這一個衝進機場，講一講當時的情形，好不好？

牛 此刻沒空說，就等完了慢慢的再講。

C 簡單的講一點，因為我就要把我們佔領密支那機場的奇蹟廣播到全世界去。

陳 簡單的說幾句。

牛 好，不長話短說，自從出發那天起，這二十一天行軍這連人馬總是打前哨，走到前頭那個片子裏，俺一向是隊伍一開發，隊伍一駐下，俺就發愁，所以俺就一個人先走進密林子，走到這棵樹後面往前一望：咦？——我心裏想『怪』！這兒怎麼長出一塊好好的平地，我想莫非俺們是唐僧取經到印度西天了？俺就趕忙回去報告，俺說『報告營長，正前方兩百呎發現一個大足球場。』王營長不信，就陪團長親自到這棵樹後來一看，團長立刻斷定這就是密支那日本飛機場。營長和俺聽到

「那裏有三個人，都吃了一驚。團長眼着吩咐：『現下咱討奇襲的目的，他就在眼前啦，團志剛到團部，團長就派了雷光。』」符斌當然又搖了搖頭，他帶着一連人馬放倒腳步，繞大圈的往營部中間。雷光就在這邊站着一個日本衛兵，他領着人馬開過來，他還恭恭敬敬的向俺敬禮，說不知俺就「被」的一刺刀，一聲不響地把他送進了陰曹地府。跟着咱們的弟兄就嘩嘩嘩地開了水一機從這缺口往飛機場裏湧。他半全德冷槍子兒噴熱肚皮了十幾年了，像這樣的仗咱可是平生第一次遇見。

（王營長上）

王 怎麼？有什麼特別情況嗎？

牛 沒……沒有。俺在講到飛機場時的情況。

王 那兒難道沒出過功夫。

牛 報告營長，機場上的敵人都已經清除清潔了，現在俺已經命令第一、二、三排弟兄分別追擊正面和東、西兩面的殘敵。

霧芝那風雲

九一

王 好，現在你立刻通知機場週圍的弟兄，告訴他們在五分鐘之內有我們自己的飛機降
牛 下。要大家準備，不要亂開槍。

牛 是。

王 牛連長，聽他說話聲地跑出來聊開天這種動作完全要不得。

牛 報告營長，剛才……

王 沒有什麼說的了，快回到任務上去！

牛 是。

（牛全聽下）

（一個日本兵從林子裏偷偷出現，躲在樹後，用槍對C，但是並不馬上開槍）

王 美軍的情況怎麼樣？

C 剛才才有電話來，此刻一方面正在鞏固佔領陣地，一方面正向伊洛瓦底江邊推進。第二
營的情形怎麼樣？

王 出機攻車站已經有一小時了，可是還沒有消息，團長正爲第二營着急。過去幾小時各
地情況雖然穩得老實，不過戰事前途不能抱過份樂觀。

（隱在樹後的日兵現在找到了C和王營長重疊的位置，舉槍欲一槍打死兩個）

王 （朱俊泉從林中搬了一塊石頭出來，見日兵大叫）

日兵
日本兵！

王 （日兵開了一槍，透往林中，朱持手槍急追入林中）

王 （見C披着胳膊）怎麼樣？你——

王 還好，衣服打了一個洞，差一點兒。

王 好危險，非把這日本兵消滅不可。

王 （陳剛欲奔入樹林，聽見林中嘈鬧的兩聲槍聲）

王 這是盒子炮的聲音。

王 （朱俊泉很神氣的從林中出現）

密芝那風雲

九三

報告營長，那週警在林子裏的日本散兵已經被我解決了。

王 好！

C (感謝地過去握手) 你救了我的命，My little boy...

宋 你不是說我還沒有到服兵役的年齡嗎？

C 你頂好。

宋 營長，這是你叫我替你背着的盒子炮。(還槍給王)

C 我把我的左輪送給你作紀念。

宋 (高興極) 山——山——山克油！(收起槍) 我日夜做夢就想有一支傢伙了。

王 剛才那個日本兵一定是打散以後躲在這兒的，說不定這林子裏還有日本散兵，我立刻

去調一班人來搜查一下。

(王說完匆匆往飛機場下)

(離遠飛機聲)

○ 看，我們的飛機已經降下了。

陳 真的，怎麼聽不見什麼聲音。

○ 你沒有注意到風是朝那方面吹的嗎？

陳 我們的給養有辦法了。

○ 馬上休息一回吧，說不定一會兒又要開始攻擊了。

(陳與○走進帳內)

○ 朱同志，你進來晚一會兒。

朱 (精神百倍) 我不累。

○ 中國兵真了不起，走了一千三天，爬過七十五度陡坡的庫芒山，居然一點都不叫累，

○ 徒步行軍中國兵可算全世界第一。你看我，這兩條腿早就失去感覺了。

陳 那是因為你們平常在國內一出門就坐汽車的緣故。

○ (又從他的口袋裏撈出一個紙包) 沿路我們的飛機丟下來的 Paraffin 我還有一包，

Q 來，大家吃。

陳 我不想吃。

Q why?

陳 我此刻興奮得好像什麼也吃不下。

Q 這作風我們父不同，我不管多興奮，決不會影響吃。

陳 work while you work, eat

Q while you eat?

陳 yes take it my friend.

陳 好，我吃一點。

Q 好，朱同志，你過來吃。

陳 你們吃飽了，我再吃。

Q 我不懂他的意思。

陳 他覺得我們是官長，他是士兵，不好跟我們同桌吃。

C 哦！(哈哈大笑)，在吃這一點上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來，Come on, Come on！朱俊泉：你過來吃吧，高鼻子在搶吃的這一點上是講民主的，不管長官是兵機會一律平等

(三人坐下吃起來)

陳 (對有點胆怯的朱) 你放膽多吃一點吧！吃尊健！餐不飽什麼時纔吃下一餐。

(牛連長帶着金班長領着二班人從機場跑步上)

牛 營長說的就是這座林子，大家搜索一下。

(士兵們散開一個個小心地往林子中搜索)

金 注意！前方發現敵人，大家隱蔽起來。

(士兵們靜的躲到樹後，有的伏到坡下) C和陳亦都進入戰鬥的緊張中)

金 敵人漸漸近了，不要輕易開槍，捉住活的有賞。

(林中一會兒鑽出四個人，慢慢地向這邊爬行過來，他們帶着鋼盔，因為天熱，上身赤膊)

密林之那風雲

九七

金 (大喊) 殺呀！

(全體士兵齊聲殺，一齊衝出，對面出現的人也舉持槍站起，等到互相靠近一環，原

(來來者是美兵 William, Scott, Japanese, Howard)

金 嗚呀！是美國弟兄！

W (Chinese) —

牛 槍倒柄，我還以為這一下子可以活捉壞鬼了。

金 (將老子，差金一燈照錯)。

(於是中英弟兄都哈哈大笑，有的握手有的擁抱，更有高興得直跳腳)

且 (你們在幹啥)

金 親家日本兵。

S 親頂好！

牛 (你們來幹啥)

H 繼續日本兵。

金 頂好！

J 剛才我們聽見這面槍聲，就搜索一下。

C 大家的目的都是一樣。Go on，大家都頂好！

W 中國弟兄在此地，我們放心了。Go back！

H 再會！（把自己的鋼盔和金班長頭上的鋼盔搶着交換了一下。其他三個美兵也都同樣的做了）

陳 Good-bye—

J Good-bye—（掏出「包煙法幣金」）

金 道謝了，（看煙）安適，安適。

（美兵們一哄而下）

金 麥，來，有烟大家抽！

密芝那風雲

牛 別忙，我們搜索的任務沒有完。金班長，我們還得再仔細搜索一下，說不定這回真的帶着個把活的。

金

是。

(牛，金和士兵們一齊進入林中)

(曾帆，楊振發，郭航明，洛根，Patterson)

(曾，郭兩人的傷都好了，洛根手中提着醫藥箱，Patterson穿着飛行衣)

P

(大喊) 哈囉！

C

(認出來者，大喜) Patterson—(擁抱) and you, (與洛根擁抱)

陳

(向曾奔去) 怎麼是你？

曾

對，是我！(兩人拉手大笑)

陳

想不到你們這麼快就來啦！

洛

想不到吧。

曾（做詩似地）我們乘他（指已）第一班飛密支那的飛機的榮譽來了！
陳 第一批來的就幾個飛機。

曾 不！他們的救護隊一下機就忙着救護機场上受傷的弟兄。

洛 其前和我們到來的還有炸彈小龜和槍炮先鋒。

陳 趙慶明和柯益仁呢？他們兩個沒有回來嗎？

曾 黃參謀不讓他們來，說是訓練要緊作戰，又把他們調到旁的部隊作教官去了。

（半空德機林中出來）

牛（老遠喊着跑過來）是那幾位同志要來機中嗎？

郭 是我們牛排長！

牛 你……

郭 我在醫院住了三個月排長怎麼就不認識我了？我是第二班郭航明呀！

牛 啊呀！是你呀！你不是已經……

寶珍之那件風雲錄

冰霜鏡。還有三分鏡系四。

傲 我搭你的飛機回去。

曾 這是幹什麼？

○ WHAT ARE YOU SAYING?

(傲三言不發，幾乎難過得要哭出來的樣子)

曾 信上怎麼說？

陳 (老力地指信) 你看這兒！

曾 (接過信條) 啊，接信知你在前方一切平安，甚慰。怕你去後後方物價飛漲，生活必需

萬無一不困難萬分，家中不是無煤便是無水，度日艱難，汝父早亡，你我母子二人相

依爲命，你每個月寄回十餘元實無法維生，見字請速請假回來，另謀他計爲要……

(感慨地放下信) 唉！所以要打勝仗，沒有一個合理的後方是不行的。

陳 我實在沒有心再拿起我這槍桿，我不忍心我的母親在後方受——罪！

寒 寒 寒 寒

101

倉 這的確是個問題，不過我還是不希望你離開前線，關於抗戰軍入的家屬我們可以請求政府撫養，你個人回後方也解決不了問題，我相信每個士兵也都有家，他們的家屬在後方也過着同樣困苦的日子，我覺得最緊的是應該請求政府普遍地提高抗戰軍人家屬的待遇，後方家屬生活安定前方打仗的就沒有後顧之憂，前方將士沒有後顧之憂當然就能打勝仗！所以你一個人回後方解決不了問題，應儘多考慮，不知道你覺得我的話怎麼樣？

(巴麻和瑪麗匆匆地拉着一個傷兵上，頂黑和梅倫亦跟着上。於是看護們都忙着施救。王營長亦匆匆跑來)

理 (副王) 什麼時候受的傷？

王 「一小時前攻佔機場的時候。」

海 (審視傷口後) 糟糕，敵人用的是「達姆」彈。

崇 啊呀！這是一種見血封喉的毒彈。

前 萬家約碰了！

（海倫聳聳肩，表示束手無策，傷若諸葛英痛苦地呻吟起來）

啾啾！……

王（衝過去安慰）請讓長！

諸（睜開眼問）營長，「飛機場」打……打……打我來了沒有？

王（揮下來了）。

諸（咬緊牙）好！咱關中國弟兄總算有種。我的血……村沒算白流！

王（你好好唱歌才會免地）

諸（我……自己知道……我是沒成了）。

王（什麼事？）

諸（痛苦地）我口袋裏有封信……這信……營長……你行個好，代我寄給我老

婆，再……再替我陪……說我這世不能好好的養活她，我來世再……

王（聽得聲漸漸變弱出來）你……

密芝那風雲

諸 告訴我九歲的孩子……他爸爸是死在鬼子手裏的……要他長大了替我報……報仇……

王 我知道了，我們一定替你報仇。

諸 我死之後，請把我的棺材朝西……朝四川（盡最後一口氣）……朝我們的首都……重慶！

（諸說完氣絕，全體爲之下淚，美連絡官和看護們首先脫帽向死者致哀，全體中國官兵也不知不覺脫帽致哀，金班長率領的那班人從林中回來，也默然地低頭向死難同志致哀，最後由兩個士兵抬起担架，頹然抬入林中）。

（看護們一面擦淚，一面也緩步跟在死者後邊，進入林中）。

（在渡槽中電話響，王營長立刻去接）

王 喂，王營長……是……（立正）……是……是……是……是……我立刻照命令執行……（放下電話，嚴峻地發令）團部的命令：車站的敵人向我們第二營弟兄實行猛攻，第二營弟兄有完全被殺滅的危險，牛連長！

牛 有

你立刻帶你這一羣弟兄去增援。

牛 是。

王 所有勤務兵快扶著王齊鑒上去，有進無退，個個弟兄都要盡軍人的天職。

牛 是。營長請放心。

王 好，現在立刻出。

牛 是！（對弟兄們）大家飛機場集合。

（車與全體士兵以最堅強的步子跑向機場）

曾 （忽然振奮起來）王營長，我請求參加這次戰鬥。

王 好。聽牛連長指揮。

（曾持槍欲奔機場，但忽然想起顧，又回來）

曾 你……

陳 （猶豫）我……

密芝那風雪

（會和陳）「走，change，時間到了，上飛機吧。」

陳（站起來，不語）……………

會（會和陳欲與陳揮別，用我不能送你上飛機這之那麼——再見！

陳（忽然畫地）不，我和你一同去！

會（驟的！

陳（舉起槍）

會（你這又是……）……………

陳（用手擦了擦興奮的眼淚）剛才這兒的一切情形實在使我太感動了！

王（催促）快，回頭趕不上發出了！

（會和陳匆促地握起槍大步直奔機場）

（剎時間，平地一聲響雷，清亮的天空中忽然鑽出一塊大雲壁，遠處的山脚邊響起林
嘯，有如萬馬奔騰，下面美蓮絡官和王營長的話都是張大了嘴嘶喊，但聲音幾乎全被

這原始的風暴吞沒了。

玉 縮糕，神祕的雨季開始了。

（望着天雲）戰事恐怕要變影響。

玉 如發散了，急去這鐘錶捨棄一點！

（王和王營長在雲中驚慌地搶救快要飛去的帳幕。雲已經從頭上的烏雲上開始潰崩下來，更愈來愈大。棕櫚樹的葉子互相衝撞，烟雨中散步外看不見什麼東西，又是一個轟雷，彷彿像個雷聲在頭上炸開，樹枝折斷聲清晰可聞，風雨像千軍萬馬飛砂走石排山倒海而來。他營長急急玉母娘是爲了那嫩女兒不顧天宮高貴的門楣，硬要下嫁貧苦的牛郎，因而龍顏大怒，把銀河都染了堤，要想淹死牛郎，淹死人間所有的綾羅怨女。在這一刻那你可以看到生生死死的元素。上帝給人一個啓示，創造，毀滅，創造！——這就是這雨的雨季）

——幕在風雨中閉——

第四幕

第一場

八月四日，距第三幕七十八天。

密支那城外郊野。

這是距離密支那一里地遠的一塊平地，左邊是一間種胞的矮房子，屋子的四週彈痕累累，屋子很小，後邊和右邊的牆已完全塌廢，屋子後邊一根高大的芭蕉樹把頭探出屋頂，雖然有一部份枝葉已爲炮火削去，但那僅存的幾張大葉子還是翠油油地伸展在那裏。屋子右邊有兩棵高大的椰子樹，屋子附近都是平原，一眼望去可以看見密支那許多舊式建築的屋頂。白塔和寺宇在眼界內也更稠密了。

是黃昏時分，雨過天晴，天邊現出一道五彩長虹，瑰麗無比。

我這扇：我這給官和會執正在屋裏研究地扇。

會執：用手巾擦擦頭上的汗（短旬的天氣真奇怪，一睛就熱得要死。

會執：指手上搖着那把剛由芭蕉葉剪成的扇子）你看我這把扇子怎麼樣？完全自己製造。

會執：不錯。

會執：你也來一把吧。

會執：不，敝人對於扇子不感興趣，愈扇愈熱，我到外邊透透氣去。

會執：會執剛從屋中走到門口，一見天上的虹，高興得大跳起來。

會執：快來看！快來看！

會執：看什麼？

會執：虹。

會執：What?

會執：Acquaintance.

密芝那風雲

（O 從屋裏走出）

O 利！Beauclerk

會 想不到剛才還是傾盆大雨，這際一會兒就雨過天晴了。

O 這就叫稱旬雨季。

會 你看，虹的這一端剛好跨在密支那城上，而那一端——也許還到中國。我們正要打通的中印公路的偉大就跟天上這條虹一樣。想起來真神轉。

O 這就是中美兩大民族合作的偉大。

會 爲了打通這條國際的大動脈——中印公路。我們真是不知化了多少血的代價。你想，我們五月十七佔領飛機場，今天已經八月四號了。才進佔了一里，現在離城還有一里，雖然說密支那城已經在望，可是這最後的一里恐怕更要化更多的代價。

O 前幾天我看見我們國內的紐約時報，芝加哥日報，前鋒論壇報上都有評論緬北的戰爭的文章，一致認爲緬北的戰爭是世界上最激烈最殘酷的戰爭。

曾 日本那些散兵，一個人一個坑單獨作戰，簡直拿他毫無辦法，昨天我到前線去看見兩個士兵在掘地溝，我問他們幹嗎？他們說前面二十五碼有一個敵人躲在散兵坑裏。打算拿鎗一鎗地掘過去，等到最後一鎗擲通敵人的散兵坑，再踹過去跟敵人肉搏。

○ Poultier。

（陳進生上）

陳 你們在談什麼呀？

曾 我們在談這漫擱月來的戰事簡直可怕。

陳 當然，敵人此刻是作困獸鬥。（說完忿忿地跑進屋內）

（遠近槍聲夾雜四起）

曾 聽，天一停止下雨，戰鬥又起來了。

○ 我們還是進去吧！

（曾和C都回屋內）

塞芝那風聲

一五五

○（問陳）副從團部回來。

陳 副。

曾 關於優待出征軍人家屬的問題團長作何表示？

陳 團長對這問題比我還關心……

曾 那很好。

陳 團長說優待抗屬的條文和辦法政府早就有命令在案。

曾 那……

陳 可是命令從中央到各省，從各省到各縣，從各縣到各鎮，從各鎮到各鄉，從各鄉到各條，再從各條到各甲，層層遞送，不知經過多少機關，第一是等因奉此，等到公文轉到不知何年何月。第二，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機關，難免有個把敷衍苟且甚至營私舞弊的敗類，所以有的優待抗屬的實物實際上優待進了少數貪官污吏的私叭腰包。團長的話很對。後方少數貪官污吏不設法剷除，前方的血等於白流。

陳 還有，我覺得我們的行政速率也非改革加快不可，等因奉此簡直不能配合時代的拍子。

○ 中國的公事上有一點頂聰明，頂好。

會 什麼？

○ 就是用一塊石塊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

會 哦——圖章。

○ 這比我們每個公文上都要親筆簽字方便得頂多，我們美國軍隊的公文的簽字已經開始改用中國蓋圖章的辦法了。

會 可是你們的公文沒有等因奉此，此我們簡單得太多了。

陳 你們或到簽字太緩慢，可以改用我們的圖章，可是我們的等因奉此要想改一下的話，
呀……

○ 怎麼？

陳 不談了，談起來把人氣死。

○ 我不懂把慢的改快的會有什麼困難。

曾 你不懂，在我們國內以前就是想移動一把椅子都需要流很多的血。

○ (發發肩) Oh, You Get me.

(兩個士兵抬一個担架上，楊振發匆匆地跟在後面，如今他已帶着班長的領章。)

陳 看，又是那位弟兄掛了彩拍下來了。

(牛全應被抬上，右手全是血)

曾 (上前看) 是牛連長！

楊 (吩咐士兵) 把担架放在這裏，立刻到前面救護站去請一位小姐來。

○ 是！

(兩個兵士跑步)

陳 牛連長的寧……

楊 手榴彈炸的。

○ 身上……

楊 身上沒有傷。

○ You are very lucky.

百 可是手傷得太利害了，差不多炸去了一半。

牛 不要怕，俺傷的不重？黃豆點大的傷殺陣裏緊。

陳 敵人的手榴彈有這麼利害？

楊 是自己的手榴彈。

陳 自己的？怎麼回事？

楊 二四〇高地的獨立樹旁敵人築了一個很巧妙的工事，全部用大樹根作屏障，槍眼很小，而且閉在大樹根下，炮火不容易消滅它，好容易有幾次弟兄們把手榴彈用鐵槍洞去，可是沒有炸敵人又把它甩回來了。這樣好幾次，牛連長回火了，他說了聲

「噢俺的」，就一個人往前爬，等到爬到大樹旁邊，他把手榴彈打開，緊緊地握在手裏，嘴裏數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等，手榴彈到立刻要爆炸的時候，就一下子連手榴彈帶手伸進敵人的槍眼裏去了。剛一伸進去就聽見轟的一聲，於是就

牛 俺一條胳膊換六個鬼子的命，奶奶個孃呀，俺一點都不虧本，有賺的。

會 真有種！

牛 （嘴裏罵）我倒要看敵人的那個槍眼裏，以後還敢不敢冒煙，我操他的小妹子！

C 痛不痛？

牛 你說啥？

C 我問你痛不痛？

牛 痛？——哼，我的痒窩可說呢，你太蠢不起了，告訴你俺牛金德自出娘胎就不知道啥

叫痛。

頂好！

爲什麼不用噴火器？

一營祇有一個，怎麼夠用。所以 Col. Scott 你們供給我們的新武器雖然也不少，但是在這麼廣大的戰區上分配下來還嫌不夠。因爲新武器不夠，像牛連長一樣就不得不還是用一種原始的方法憑着最大的勇氣用多量的血去換取每一寸土地。這是你親眼看到的。

O Lambourn, 我很難過我沒有盡到最大的責任，Gut, 我已經有報告給我們美國政府，請求給更多更多的軍火給中國，我說中國兵是世界上最能打仗的兵，可是他們到現在有的還是空手在跟敵人作戰，我相信中國兵要是有了好的裝備，一定可以打敗任何敵人。

陳 (忽然想起) 剛才在團部裏有你一封信，我不識。

會給我。

密芝那那風

1110

（陳摸出信給曾）

曾（折開一看，大笑）哈……哈……啊，真想不到。

陳 是誰來的，這麼高興！

曾 猜。

C Know Your Sweathert.

曾 比愛人的信還要甜。

陳 孰麼是誰呢！

曾 我先啞一遍你們猜。（唸）親愛的曾先生，……

陳 開頭便是親愛的，一定是女朋友來的。

曾（唸）「我真不知如何感謝你和你們中國軍隊才壽。你把我放出了太陽膏藥的火坑，

使我重新得到了自由，家鄉的太陽膏藥被中國軍隊趕跑了，昨天副師長派人送我回家，

現在我一家骨肉又團聚了，本來我要求在中國軍隊裏替你們當一名伙伕的，可是副師

長不肯，他說現代化的軍隊不生火煮飯，全用乾糧。現在，希望你們早日打通滇緬路，當你們拔掉所有的太陽旗從滇緬路凱旋回來的時候，我一定在公路上迎接歡迎你們，最後祝中緬萬歲！」

陳 是孟坑？

○ 是那個緬甸俘虜給你寫的。

會 現在不是俘虜，是緬甸老百姓了！

○ 你的工作「頂好」。這都是你的成績。

（美看護洛根提着藥箱上）

洛 那個同志掛了彩？

○ 牛連長。

洛 傷在什麼地方？

牛 糟糕，正傷在拿吃飯傢伙的地方。

密芝那風雲

1231

「這道地替牛包傷」

「不曉得？」

「它來啦，告訴你俺牛全德自出娘胎就沒有喊過豬」

「（對C）中國兵都不肯喊豬的，我們美國兵辦不到。」

「所以妳們都高興替中國兵包傷口。」

「牛 牽司小姐。」

「什麼？」

「牛 俺這只手要多久就可以再拿起俺的槍桿兒？」

「一週半月就好了。」

「一個半月？」

「怎麼？怎麼？」

「牛 俺得太慢了，叫俺早一點好行不？」

落 不行。

牛 爲啥不行？

落 一個半月算好得最快了。

牛 嘛！外國藥還是不行。

落 (奇怪) 不行？Why。

牛 還是俺們山東濟南府的賽普陀在這兒，貼上幾個膏藥十天包收口。

落 我不信。

牛 你不信咱們賭什麼？

落 你上次已經輸給我了。

牛 你再不信等中印公路打通了你可以跟俺到俺山東濟南去見識見識。俺決不誇海口。

落 ○。將來我一定要到你們中國內地去一趟。

牛 (見還站在旁邊看的楊振發大爲不高興) 楊班長你還站在這兒做什麼？

落 芝那風雲

楊
表……

牛
去！快回鎮地去覓緊。

楊
是。

（楊撥撥下）

（洛繼續替牛包場）

O
宥司脫陳，你今天忘記了一件事情，

陳
什麼事情？

G
天快黑了，你還沒有替我上課呢？

陳
哈。你的中文已經很好了，可以畢業了。

G
不，祇能算馬馬虎虎，我一定要把它學得更好才算O.K。

陳
好，那麼來吧。（雖然像老師的口氣）把你的Exercise book拿過來。

（C拿出課本，陳坐在一個較高的地方，C坐在下面，開始上他們的課）

洛 (包好傷) 好了。要少動，少說話，不然一個半月好不了。

牛 我的媽，要我少動不說話比要我的命還難過。

(彷彿媽媽哄小孩子似的) 乖，聽話，(在牛額上反響地吻了一下)

牛 (不好意思) 噉，見鬼！(立刻用另一只蹄子擦擦額角)

洛 (提起藥箱) 密司脫會，你可不可以陪我出去散散步。

會 好，我順便送你。

(屋外天上的虹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收了，現在正是一片斑駁陸離的夕陽)

(會接過藥箱，格剛走出屋子，就爲屋外天邊的夕陽所吸引，自然兩條腿停住了腳)

洛 (高興地指着五雲的夕陽) Look at the sunset.

會 啊！這夕陽真美。

洛 Beautiful—

會 你喜歡嗎？

密芝那風雲

一三五

楊
我……

牛 去！快回旗地去寫緊。

楊 是。

（楊擡轎下）

（潘鵬續替牛包圍）

O 密司脫陳，你今天忘記了一件事務，

陳 什麼事情？

G 天快黑了，你還沒有替我上課呢？

陳 驗。你的中文已經很好了，可以畢業了。

G 不，祇能算馬馬虎虎，我一定要留它變得更好才算O.K。

陳 好，那麼來吧，（像恭候老師的口氣）把你的回Memoire Book拿過來。

（G拿出課本，陳坐在一個較高的地方，G坐在下面，開始上他們的課。

洛 (包好傷) 好了。要少動，少說話，不然一個半月好不了。

牛 我的媽，要我少動不說話比要我的命還難過。

(彷彿媽媽哄小孩子似的) 乖，聽話，(在牛額上友善地吻了一下)

牛 (不好意思) 嘖，見鬼！(立刻用另一只袖子擦額角)

洛 (提起藥箱) 密司說會，你可不可以陪我出去散散步。

會 好，我順便送你。

(屋外天上的虹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收了，現在正是一片斑駁陸離的夕陽)

(會接過藥箱，洛剛走出屋子，就爲屋外天邊的夕陽所吸引，自然而然地停住了腳)

洛 (高興地指着五彩的夕陽) Look at the sunset.

會 啊！這夕陽真美。

洛 Beautiful!

會 你喜歡嗎？

岳芝那風雲

三五

洛 喜歡。你喜歡嗎？

曾 喜歡。

洛 那麼讓我們在這棵樹下坐下來欣賞一回兒好不好？

曾 好。

（他倆在椰子樹下坐下來）

曾 我們中國有句詩，叫「夕陽無限好，祇是近黃昏」，不知你們美國有沒有？

洛 我們美國有時用它來形容日本。（掏出烟，遞一支給曾）Cigarettes。

曾 （接過烟）Thank You.

（他倆接近一塊兒點燃烟，默默地吸着，面對落日，靜靜地欣賞，一時誰也沒有說話）

牛 （在室內望着，開玩笑地喊正在替C上課的陳）陳指導員！

陳 牛連長什麼事？

牛 你瞧！（指屋外的一對）

（一）（嘆）

G. H. (George) Cook, (很有意思地) 不要驚動他們，讓他們年青人 take love, 並希望他們成功！(不說完跟陳做了一個鬼臉，又開始上他的課)

牛 (獨自騎在那裏) (不勝羨慕) 奶奶的，到底啥過書喝過墨水的比俺老粗福氣好。你看就沒有——個洋密司肯陪我誇談心！

（洛和曾在椰子樹下又繼續談起話來——）

洛 曾先生，你怎麼不說話呀？

曾 我……

洛 有點想家嗎？

曾 嗯。

洛 別老想家吧，朋友。

曾 你不想家嗎？

密芝那與雲

洛 我不。我家裏祇有媽媽和哥哥。

贊 他們！……

洛 他們都不在家，媽媽此刻在Chicago軍火工廠製造火棉，哥哥在太平洋最深的海底下

會 潛水艇？

洛 嘿，也許正在向東京灣前進。

會 真了不起！

洛 這不算什麼。剛才看護長告訴我，在這一刹那，他的兒子也許正駕着英國飛機在柏林上空投彈，同在這一刻那，瑪麗的弟弟也許從比利時邊境攻進德國的邊境。這會閉起我們的眼睛想一想，這一刹那真是太偉大了，在這個世紀裏，每一刹那都可

以說是偉大的。

贊 喬芝那，你在學校裏讀的那一系？

麗 文華。

洛 我讀的是音樂。你幾年級？

會 四年級。

洛 Senior。

會 Yes,

洛 我也是四年級。How old are you?

會 二十一。

洛 Twenty ones.

會 Yes.

洛 Oh, I'm twenty one too.

會 真巧。

洛 Are you married?

麗 是那風雲

曾 (有點不好意思) 我……

洛 我問你結婚沒有？

曾 No.

洛 Enguzed.

曾 No.

洛 也沒有訂婚？

曾 也沒有。

洛 我也沒有訂婚。

曾 (有點窘) 噢。

洛 愛人沒有囉？

曾 愛人沒有，女朋友也許有。

洛 Oh. What a man not wan a girl friend? 你唔有得囉！(她喜歡用手攔腰來誘)

曾的肩上，以示安慰)

曾 (有點窘另找話題) 妳……妳是學音樂的，能否……不，我能不能有這個榮譽請妳

……?

洛 唱歌?

曾 嗯。

洛 好，我昨天晚上正做好一首歌，我唱一遍，你批評一下好不好聽。

曾 一定好聽。

洛 歌的名字叫『在椰子樹下』。

曾 Under the palm tree.

洛 Yes. (唱)

在椰子樹下

綠色的生命在跳躍，

密芝那風雲

窸芝那風雲

在椰子樹下

烈日失去了它的威力，

在椰子樹下

人間的果實最美滿，

在椰子樹下

年齊的孩子們

向她的愛人唱出了情歌。

啊——

妳這不畏暴日的椰子樹呀！

姑娘們欣慕妳那修長的身子，

青年們喜愛妳那寬闊的臂膀。

啊——

你還不爲風暴所折服的椰子樹呀，
多少人在妳遼闊的蔭底下得到生存，
多少人在妳溫和的懷抱裏成了伴侶，
多少人在妳自由的遮蓋下不愁饑餓，
多少人在妳無私的博愛下找回了快樂，

啊——

你這神態而又靜謐的椰子樹啊！

（巴麻上）

巴 密司洛根，看護長喊你。

洛 Lincoming. （站起對會）God bless! 明天要是不下雨我們就燒燬這椰子樹。來不
好！

會 好，（站起來順便用手一擦椰子樹，樹上忽然掉下一個椰子）

密芝那風雲

一三三

洛 Coconut!

會 椰子!

(會，洛，巴三個人去搶，結果會搶到了。)

巴 給我!

洛 給我!

會 好，給她!(會把椰子給洛)

巴 (酸溜溜地)會先生，我先向你要，爲什麼不給我偏偏給她呀!

洛 (撒嬌)我撕你的嘴。

(洛追巴，巴迅速地逃開，兩人繞着椰子樹轉起來)

洛 (一下子抓着巴)好，現在看你嘴還甜皮不調皮。

巴 好了，饒了我吧，看護長等着我們呢!

洛 好，看在上帝的面上，等回去再收拾你。(對會)Good-bye! 不要忘記明天!...

曾 嘿！明天！

浴 還是在這兒。

曾 這兒。

浴 (拉長了甜蜜的嗓子) Good-bye。

曾 Good-bye。

(曾揮手送她們走之後，回到屋內)

牛 (笑嘻嘻地逗曾) 曾指導員，你好瀟灑呀！

曾 怎麼？

牛 不過——曾指導員你爽曉得，咱們國民政府有命令軍人不得娶洋老婆的哦！

曾 怎麼牛連長你也跟我開玩笑？

陳 老曾呀！我看你們簡直是超級速度嘛！

曾 怎麼連你也吃我的豆腐。

○（也搭上來打趣）密司洛根常在我面前誇你好，我看你儘管加油開足馬力好了。

會 你們再開玩笑我可在這兒就不住了，我馬上出去。

○ 王營長和黃參謀來啦。

（王營長偕黃參謀上）

參 （滿腹心事地）要是戰事還是這樣延續下去，我們的前途很值得憂慮，目前我們是勞師遠征，敵人是逸待勞，而我們攻密支那從四月二十一出發，五月十七到達，今天是八月四號，已經三個多月了，而密支那城還沒有攻下來，這一次我不知道為什麼打得這麼壞！（黃參謀說完焦急地踱起來）

○ 現在密芝那城內的敵軍就是攻陷新加坡在南洋所向無敵的十八師團所以戰鬥力相當強

王 當年攻陷南京也是十八師團。

參 就因為這樣，我們更非設法擊潰它不可！

王 最大的困難是氣候惡劣，雨季極難得有好天，我們的飛機和重武器都無法使用……

不要把責任推到天上去。我相信『人定勝天』，我們在緬甸作戰不但要戰勝敵人，而且要設法戰勝氣候！

王

還有，敵人每個單獨死守的工事都做得很相好，極不容易發現，消滅它更困難。

（頓急）不要老強調敵人的長處，這些我都知道，我不要聽，敵人的確是頑強的，我們知道敵人頑強，現在最重要的應該一方面嚴格檢討自己的缺點，同時想法怎麼打敗頑強的敵人。我們過去最大的錯誤是佔領車站以後不應該因為敵人的反撲就輕易退出來，同時更大的錯誤是攻佔飛機場之後有十二天沒有下攻城命令，當時總以為城內的敵人很多，到現在我們才知道當時城內並沒有多少敵人。由於我們沒有敢立刻攻城，敵人在這十一天中才從孫布拉那趕來了一個多聯隊，八莫趕來了一個聯隊。這都怪我們判斷敵情不夠明確，這些重大的錯誤我們應該坦白承認。

C

這不能單怪王營長。我們的友軍當時沒有能够在伊洛瓦底江對岸撲取敵人密支那通八莫的交通線和江邊的倉庫宛貌，所以敵人始終能夠偷偷的在較間運兵增援。

王 這幾個月來我們的運輸增援都只能靠飛機，比敵人要困難得多。

秦 困難！困難！我不知道那兒來這麼多的困難。

曾 （看黃參謀如此着急，稍事安慰）我想密支那連早是會打下來的，現在僅僅是時間問題。

參 什麼叫連早會打下來的，什麼叫僅僅是時間問題，這種空頭理論我最反對，這種變相的等待主義，這些空話，與勝利毫無益處，勝利是等不來的，時間也一定靠人去爭取。

陳 黃參謀你休息一會兒吧！

參 你們各做各的事好了，不要管我，我一個人到外邊去吸點新鮮空氣。（說完走到屋外郊野上沉思起來）

陳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黃參謀發這麼大的脾氣。

王 難怪他，黃參謀已經有七天沒有合過眼了。

曾 目前的情況實在值得我們焦慮。

C 中國弟兄打得還要怎麼樣？沒有一個怕死的，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不怕死的士兵。
你看牛連長，……

牛 俺不成，這不希奇，日本矮鬼也常常不顧死活地往咱們陣地上摸。我操他奶奶個雌，有的比俺們更不要命。

參 (大家都不能抽思慮起來，黃參謀忽然一下子回到屋內)
有了，我想出一個戰險。

C 什麼？

參 就是今天晚上我們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在敵人的喉嚨裏送進一枚炸彈。

C 你是說……

參 (一字一號地) 組織敢——死——隊！

王 敢死隊？

牛 好，俺讚成！

密芝那風雲

參 今天晚上就派敢死隊滲透過敵人封鎖線偷摸進城，同時請你們兩位（指陳，會）立刻出發去連絡對江的英國突擊隊，Colonel，你負責通知城東城南的美國弟兄，配合城內城北的中國弟兄，等我們送進敵人喉嚨裏的炸彈一爆發，城內敢死隊的號一響，中美英形成一個鋼圈，同時用力往敵人頸子死命一掐，（他用顫動的雙手往空處插，彷彿敵人的頸子就在他眼前）把密支那城內的敵人活活地掐死！（他咬緊牙握緊雙手）好！我讚成！

參 用兵之道貴乎神速，（他興奮地向大家吩咐）那麼我們說——幹——就——幹——
（黃參那雙在空中飛舞的雙手有力地落在桌上）
（地平線上的半個太陽落到地平綫下，天全黑。）

——舞台暗轉——

第二場

約莫十秒鐘後，舞台復明，已是晚上十一二點鐘，屋頂上掛了一盞軍用美孚燈。黃參謀和王營長在燈下工作，桌上放着一大疊名單和很多地圖。楊拔發，郭航明，金得標三個班長圍着王營長槍着報告。

楊 報告營長，我們班上一共有八個，弟兄志願報名要參加敢死隊。

郭 我們班上有十一個願意去。

金 我們一班全班都願參加。

王 不行，敢死隊祇要一百個，現在已經兩百多了。

參 每班讓他們去三個就夠了。

楊 恐怕弟兄們不肯。

王 這沒有辦法。

密芝那風雲

金 我班上的弟兄少去一個也不成，還有我也要去，摸夜螺嚙必算我們川軍頭把手，我請求營長莫把我涮掉。

牛 （學四川語）報告營長，金班長摸夜螺嚙向本領的確硬是要得。

金 報告營長，我們川軍以往打仗都是夜裏摸，我決不是涮嚙子。

王 你不用說，我知道。這次敢死隊我們早已決定派你領隊。

金 （聽了特別有精神，嘎一下立正）是。

王 楊班長，郭班長，諸葛班長，你們每班去三個弟兄，回頭聽金班長的命令集合出發。

衆 是！

王 吩咐敢死隊的同志每人帶十個手榴彈，三個人一挺輕機關兩支步槍。

衆 是！

王 好，現在立即下去準備，五分鐘內聽命令出發。

衆 是。

敬禮！

（王營長和黃參謀回禮後三個班長下）

參 金班長你過來。

金 是！

參 （大家圍到地圖旁邊）敢死隊分六個人一小組，編好之後就集中在這距敵人最近的據

點（用電筒照着地圖講）靜候命令出發，現在我把我的錶給你，現在是……（看錶）

三點十分，到三點三十分開始出發，有二十分鐘給你準備一切來不來得及？

金 回黃參謀的話，來得及。

參 （又繼續用指揮刀指着地圖講）爬行的路線是從這兒繞過敵人第一道防線，再從這邊

繞過敵人第二道防線，繞過這兩道防線之後就沿這兒一直向市區爬行前進，市區一共

有十三條橫街，敢死隊必須在四點鐘以前聽到第十二條橫街，第十一條橫街上這兒有

一個廣大的瓦礫場（又拿出另一張地圖）在瓦礫場上立刻命令弟兄們竟取斷牆和炸彈

密芝那風雲

一四三

坑標成五個據點，每個據點放一班人，這是一張航空地圖，市區的街道高低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回頭你帶去參考，等到五個據點一建立穩固，立即帶其他的敢死隊直接進兒附近敵人的軍營，同時立刻鳴放紅藍信號槍，市區外的弟兄聽你的信號立刻向市內總攻。

牛（聽得興奮，突然插一句）這樣裏應外合，敵人就是再多長幾層膽袋也不濟事。

王 牛連長你少說話多休息。

牛 是！

參 最要緊的一點是在滲透過敵人防線的時候，即便被敵人發現了也不許還槍，等敵人的

槍聲停止後再繼續往前爬。

王 不許還槍，這一點千萬要記住。

金 是！

參 一切都明白了嗎？

金 明白了。

參 記住了嗎？

金 記住了。

參 要不要復誦一遍？

金 用不着復誦，黃參謀的命令我一個個字都刻在心上了。

參 好，那麼立刻下去準備，這幅航空地圖你帶着，還有這三幅國旗，找一個同志背着

，一佔領市內的兵營不要忘記馬上把這三幅旗升起來。

金 是。黃參謀還有旁的吩咐沒有？

參 沒有了。

金 王營長有吩咐沒有？

王 我祇有一句話：希望同志爲咱們中國軍人爭口氣！

金 是，營長請放心，我金得誓決不替咱們中國人丟臉！

霧 芝 那風雲

王 好！

金 牛連長有什麼吩咐沒有？

牛 俺……俺沒說的，俺祇很這次去「摸」敵人沒有俺牛全德！希望你爲俺們這一連弟兄

露一鼻子，也給高鼻子知道俺中國弟兄自強沒有種！

金 王營長牛連長平素待我金得還有如自己親弟兄，這次我一定不辜負長官們的囑咐，否

則我願意不成功即成仁，盡軍人以身報國的天責！

（大家都伸出手來跟金班長鄭重的握手，金班長敬了一個禮，一聲不響地夾着地圖

和國旗，向後轉，跑步下。）

（王營長親自送金班長出，目送金到看不見爲止）

（天上這時出現一輪明月，帳外的大地在月光下成爲一片銀色世界）

土 （望了一會兒月亮）黃參謀！

參 什麼事？

王 你出來看。

參 看什麼？

王 月亮！

參 月亮？這幾個月來從來都沒有出過月亮。

王 不信你來看。

（黃趕出來一看，見皓月當空，一下子呆住了）

王 今天是陰歷六月十五。

參 這一着沒有想到。

王 在這麼好的月光下那邊的一草一木都看得清清楚楚。

（黃一聲不響地在月光下徘徊愁思起來）

王 想不到有這麼不湊巧，月亮偏偏這個時候出來跟我們搗亂。

（黃仍一語不發）

密芝那風雲

王 裏不要立刻叫弟兄們今晚停止出發？

(黃仍緊張地沉默)

王 (看錶) 黃參謀，現在是兩點二十五分，立刻通知還來得及。

參 (考慮了一下) (堅決地) 不，軍令重如山，命令既然發出去了就不能收回。

王 可是……

參 而且這兒的天氣常常變化無常。

王 不過……

參 沒有什麼不過的，打仗全憑一鼓作氣。

(美連絡官跑得滿頭大汗)

王 連絡官來啦！

參 (迎上去) 怎麼樣？美軍陣地連絡好了沒有？

C Every thing O. K.

上好。

C (指月亮) But the Moon light.....

壽 Never mind.

C Will that give them trouble?

參 No. not at all.

C (問王) 英國突擊隊方面連絡得怎麼樣?

王 陳同志和會同志過江去了，還沒有回來。

C 敢死隊的弟兄.....

王 (看錶) 還有一分鐘立刻出發。

C Very well.

(楊班長跑步上)

楊 報告營長！

密芝那風雲

王 什麼事？

楊 敢死隊的弟兄都已經集齊了，圈定的是一百個，可是剛才一集合報數忽然多出四個，一共是一百零四個，金班長報告那未經允許的四位同志下去，可是誰也沒有站出來，金班長要我立刻來請示一下，看看……

王 黃參謀你看……

當時的情形……

當時全體敢死隊員都很感動，那臨時多出來的四位同志敢死隊隊員出發名單上並沒有他們的名字，可稱得上真正的無名英雄。

參 這四位無名同志愛國的決心令人可佩！我看就……

王 就讓他們一同參加出發吧！

楊 是！（匆匆下）

○ 中國弟兄的勇敢太使我感動了！

○ 這四位無名勇士將來歷史上應該有他一筆。

○ 這一百零四位弟兄每一個都應該有一筆，不但中國歷史，世界史上也應該佔光輝的
頁。

王 這樣動人的血的史實要是沒有人把它記載下來，實在太可惜了！

（天上出現一塊烏雲，漸漸將月亮遮住）

○ （大喜）王營長，你看！

王 啊！好極了，這是天助我成功。

○ （也高興得喊起來，同時猛烈地去拉王的手）Very good luck.

○ 看樣子恐怕要下雨。

王 （摸了摸額角）已經有雨點了，咱們進去吧！

○ 下雨好，下雨沒有關係，在風雨聲裏我們的敢死隊不容易被敵人發現。

王 可是別下得太大。

(門上一聲霹靂，閃電和雨點接續而至)

(參謀、C、王驟入屋內)

O 糟糕，這雨來得好像又太大了。

牛 老天爺跟咱們開的什麼玩笑，好容易盼個晴天，可一下子又出月亮了，月亮好容易下

去天又下雨啦，下小一點不好嗎，可一下又下得太大咧！

O 今天的雨好像來得比任何一天都大！

(黃參謀望着傾盆大雨一言不發)

王 黃參謀，這麼大的雨敢死隊出發不出發？

參 事實上他們已經出發了。

王 (又看錶) 現在正是三點三十分，我立刻趕去阻止還來得及。

參 我不許你去！

王 可憐……

參 沒有什麼可是的。

王 不過，

參 王營長，我最討厭聽什麼『不過』，『可是』的。

（王營長一聲不響迅速地穿起雨衣欲出）

參 （近乎暴戾）王營長！你到那里去！你不聽我的命令我就槍斃你！

王 我到屋子外邊去，把排水溝挖深一點。

（王營長持鏟子出，在帳外的排水溝中迅速地工作起來）

○ （力諫）黃參謀，我請求你命令敢死隊的弟兄立刻停止出發！

參 爲什麼？

○ 因爲在這樣的大雨下世界上任何動物都不能不停止活動！

參 可有一種動物還能夠活動！

○ （什麼動物？）

密芝那風雲

一五四

(強而有內地) 那就是頭頂青天白日腳踏滿地紅的中國兵！

(對黃參謀無可奈何，祇有默默地在胸前不斷地劃着十字) 願上帝保佐中國 God

Bless—

(黑夜的雷電比任何白晝的風暴來得更恐怖，彷彿整個宇宙都被雷聲得抖擻起來似的)

(忽然一陣狂風將屋內的掛燈吹熄，台下祇聽見巨大的風雨聲)

第三場

約莫八秒鐘後，風雨聲漸漸消失，屋頂上的燈又明起來，牛全德在担架上鼾聲大作，黃參謀焦慮地在帳中循着一定的步法單調地踱過去又踱回來，口中猛烈地抽着烟，王營長雖然還是坐在那里，可是老是不安地看着錶。美連絡官則靠在桌子上打瞌睡。

參 又過了幾分鐘了？

王 現在四點十分。

（片刻的沉默）

王 你看，他也睡着了，到底外國人比我們中國人想得開，放得下心，要是此刻要我睡，

就是給我吃下一瓶安眠藥去我也睡不着，可是他們外國人……

C （清癯地抬起頭來）你以為我睡着了嗎？告訴你，此刻我比你還睡不着。

（遠處突然傳來兩聲槍聲，劃破大地的沉寂）

密芝那風雲

叁 聽！

王 這是敵人三八式步槍的聲音。

（大家站起來到門口傾聽，誰都沒有說話，全部神經都集中在耳朵上）

（過了一個相當長時間的沈靜）

王 （鬆一口氣）還好，弟兄們又爬過一道防線了。

參 現在雨一停，爬行前進的速度可以加快。

○ 等着乾着急沒有用，我提議打 *off the top*。

王 牌呢？

○ 我口袋裏有。

（美連絡官掏出牌回到桌上熟練地洗起來）

王 可是四缺一。

○ 把牛連長叫醒。

參 叫醒他也沒有用。

○ 怎麼？

參 他不會。

○ 我來教他，花樣和幾點他總數得來。

○ 可是那幾個都是穿衣服的誰是皇帝誰是皇后誰是皇子他就沒法弄數了。

○ You mean K. Q. J. a-

參 Yes,

正 不裏緊，告訴他皮蛋和鈎鈎他總攪得清。

參 算了心，讓他多休息吧！

正 他真癡氣，你看他睡得多甜呀！

○ 身體好。

(大家又恢復沉默，黃參謀又抽起煙來)

密芝那 風雲

二五七

○ 你不是不抽烟的嗎？怎麼……

○ 現在祇有用它來消磨時間，此刻的一分鐘我覺得比一世紀還長。

○ 千萬弟兄的生命和中美聯軍的成敗就決定在這幾分鐘內。

○ 現在幾點鐘了？

○ 四點二十五分，這是你第十七次問。

○ 瞧，那邊有電棒光，不知是什麼人？

（三人立刻持槍奔出）

王 誰？

（電棒光更近）

王 口令！不回答我要開槍了。

參 口令！

參 前進！

王 口令答對了，是我們自己弟兄。

參 看得清楚是誰嗎？

王 看不清。

（兩個黑影上）

（美連格官掏出電筒向黑影射去）

參 哦！是陳同志和曾同志。

○（迎上去）你們怎麼到這時候才回來，真把人急死了。

陳 雨太大了！

曾 我在路上摔了七交，他在路上摔了十一交。

王 怪不得，成了泥人我都不認識了。

參 快到裏邊換衣服。

（大家入室內）

密芝那風雲

參 怎麼樣，英軍突擊隊方面連絡好沒有？

會 連絡好了。

陳 他們聽見我們的計劃高興極了。

會 我們和他們一同偷偷的渡過江來的。……

陳 現在英屬弟兄正一個個伏在江邊等待我們敢死隊的紅藍訊號。

〇 excellent……

會 我們渡江過去的時候正遇到大風暴，我們的小船被狂風吹得一起一伏，實在沒法渡過去，可是……

陳 爲了命令我們不願死活自己拚命搖過去……

〇 (又翹起大拇指) 頂呱呱！

會 結果離對岸兩百碼的地方船被風吹翻了。

王 啊呀！

陳 還好我們兩個都能游泳，拚了死命才游到對江。

○ 了不起！

王 大辛苦了！

○ 這次閃躲密支那你們兩位功績不小。

曾 比起敢死隊來我們該槍……槍……（冷噓）啊嘖……槍聲！
泰 別光顧說了，快把這身落錫雞的衣服換了吧！

（陳和曾都迅速地換衣）

○ （又從口袋裏掏出一瓶酒，遞給陳和曾喝）Wine！

曾 （接過酒）Thank you！

王 已經着涼了，快打電話給看護小姐拿瓶阿斯匹林來。

○ 阿斯匹林？我有，（又從口袋中取出一小瓶藥）

王 你口袋裏的寶貝名堂真多！

密芝那風雲

一六一

（遠遠的兩聲槍響）

○ Went.——

王 不像是步槍的聲音。

（衆奔出一看，一枚紅一枚藍的訊號彈正從市區向天空升起）

○ （大叫）Look！

王 瞧！敢死隊弟兄到達密支那市區了。

陳 送進敵人喉嚨裏的炸彈到底爆發啦！

（跟着這不可擬比的喜訊傳來，大家高興得發狂似的大叫大跳，簡直快樂得不可收斂，同時在這時候四週槍砲聲一齊怒吼起來）

牛 （被吵醒）嗎事兒？嗎事兒？

曾 告訴你密支那克復啦！

牛 這怎快？剛才我在做夢，想不到……

曾 你咬咬自己的小指姆看，看是在做夢不。

參 王營長，立刻將這好消息報告司令部。

王 是！

（趕回室內搖電話）

王 喂，接司令部，……

參 要司令部立刻把這個消息發電報公佈到全世界去！

王 喂，司令部嗎？我王營長，請立刻打電報告訴全世界，說中國軍隊已經在八月四日早晨（看錶）四點三十分攻進密支那了，（用最大的聲音有力地重覆）告訴全地球上的
人知道咱們中國軍隊已經克復密支那了！

（海倫，洛根，巴麻，瑪麗，頂羅每人手中持着手槍，緊張地跑上來）

參 What's the matter.

巴 發生什麼事了？

密芝那風雲

What happened?

黑 今晚是怎麼會事？四面子的槍砲聲突然響起來了，真怕死人。

洛（問會）到底是怎麼回事，炮聲把我們從夢裏嚇醒。

會 明天我們兩個傍晚約好在這兒的散步可以改在密支那市內公園裏舉行了。

洛 我不懂你的話！

會 告訴你，密支那已經被我們攻下了！

洛 真的？有這麼快？

會 不信你看——

（天色已漸明，一陣雄壯抑揚的升旗號升起，密支那市區遠遠地飄揚着中美英三國國旗，所有的人都禁立正敬禮，連牛全德也從担架上爬起，走到屋子門口向攻進密支那的弟兄和那三面在晨風裏飄揚的中美英國旗致敬，他先下意識地舉起右手敬禮，舉了一半忽然發現右手帶了傷，抬不起來，這才不得意祇好改用另一只手敬禮）

——全劇終——

寒
風
集

一六五

本劇曾參考下列各項材料：

徐昌霖

遠征見聞（金剛、天下文章月刊讀者投稿）踏進了遠征軍的洪爐（全上）軍區一日（全上）從大學到軍隊（作者及發表處遺忘）從遠征軍歸來（全上）鄭將軍口中的遠征軍（永安作、發表處遺忘）遠征軍中的翻譯官（中央社通訊）印度寄語（毓山、掃蕩報）遠征軍的三個頂好（蔣藕青）中國遠征軍在緬北（醴陵日報）遠征軍兵強馬壯（緬北前線司令部通訊）拉班追擊記（黃仁宇、大公報）擊破敵人的抵抗線（全上）陣地之夜（全上）請給我一個救急包（全上）橋底下的大尉（全上）訪問慶尤河畔的英雄（傅庚白）男士的略歷（全上）肉搏中的奇蹟（全上）緬北前線的戰鬥（蕭亮）在蘆地復舊仇（蕭亮）艱難的山隘戰（蕭亮）英勇的李大砲（蕭亮）廖將軍及其他（蕭亮）俘虜的話（蕭亮）大歡河畔的戰場（蕭亮）國軍在胡康流域（遠征軍通訊）日無全牛的將校羣（遠征軍通訊）戰地一瞥（遠征軍通訊）緬甸展望（遠征軍通訊）緬北

之戰與緬北敵情（遠征軍通訊）緬邊的叢林戰（中宣部新聞處）曼尼坡戰局鳥瞰（願
 執中）胡康戰地所見（蕭亮）L、D 速寫（永炎）孟關速寫（中央日報記者）野人山
 和山頭人（蔣蘊青）麗都路上（黨軍日報）中美幹訓團教育內容戰略與武器（中美教
 導團）密芝那像個瓏頭（黃仁宇、大公報）緬甸遠征記（李航、文獻出版社）淪陷後
 的緬甸（Thein Pe、時代生活）緬甸隨軍紀實（樂恕人）緬甸地理（蔣君章）烽煙緬
 甸（鄭伯華）Gndian Studies 寄祖國投軍的朋友們（呂德潤、大公報）芒市外圍殲敵
 記（周恕、大公報）反攻緬甸重要基地（王健時、時事新報）密支那爲什麼打了那樣
 久（呂德潤、大公報）我到了印緬戰區（徐自強、大公報）緬甸戰爭間答（英、麥克
 大尉作、時事新報）記密支那華僑新村（鄧蜀生、大公報）返國途中（徐楓、大公報）
 報（八莫之戰）（呂德潤、大公報）我軍怎樣克服了密芝那（璩、萬象週刊）密芝那之
 兵要地理（雷墨公、新使命）密芝那戰史之寶鏡（全上）轉特上校述密芝那之役（中
 央日報）孟批河谷觀戰記（永炎、掃蕩報）我們怎樣進入密芝那（永炎、掃蕩報）閃

密芝那風雲

本書因係用最迅速之方法在最短期間印出，故劇文未能按作者校對過之清樣一一改正，現特另印「勘誤表」一紙，並請讀者與作者原諒！

新藝出版社啓

頁碼	行數	錯誤	應改正
一〇	4	踏	踏
一一	1	hoimt	Point
一一	2	nehave	we have
一三	4	這樣	這種
一七	.0	諸葛矣	諸葛「亮」
一八	12	是一樁	「有」一樁
二二	12	漂英	漂「亮」
二三	1	colonel	Colonel
二四	1	喂	罵
二七	11	控	控
三一	12	喝	喝
三四	10	no-harm	no harm
三五	9	杯，般	「杯樣」
三五	11	也——也許	醫得好個屁
三七	11	I cant	I cannot
三九	1	不能沒有	不能「說」沒有
四〇	11	人，D	L, D
四三	1	一立	「直」
四六	8	小生	「書」生
四八	5	一丁	「下
五一	5	offer	after
五一	15	是過	是「個」
五二	2	Howard	Howard
五二	3	Fishev, Eohn	Fishev John

五二	9	william	william
五二	8	wonaaapu	wonderful
五三	1	Guat	Great
五三	5	Tames	James
五三	8	Donce	Dance
五三	10	Georze	George
五四	6	heprenad	happaned
五四	10	Gigashter	Cigarettes
五五	1	Howe	Have
五五	2	von	yon
五六	7	Eovely	Lovely
五六	9	Encove	Encore
五八	11	Uat:ngso	Let us go
五九	11	Ma na	Burma
七)	4	密文	「密」字
七二	10	桌十	桌十
七六	6	musc-begsh plone	must be jep plane
七八	8	Take	Take
七八	6	down n rickly	down quickly
七八	8	Headfarter	Headquarter
七八	9	Pat:ra:n'yo:shing	Pat:ra:son sgak
七八	9	Sithtal ore	Sighted over
七八	11	Hury	Hurry
七八	15	巴	巴
七九	1	全	全
八〇	1	Minal	Mind
八二	1	Tis.....woyk	nice.....works
八三	4	回倫	回倫
八三	7	商業	商業
八五	9	Palo Boy	Pine Boy
八七	5	發	發
八八	2	Isee	I see
九九	7	「發」	「發」
一六三	11	Whats	What's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

初版

著者人

徐昌霖

版權所有

發行人

新藝出版社

總發行所

新藝出版社

翻印必究

地址：重慶新生市場五十八號

分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782

252961

第 976 冊

封面設計 余所亞